



戒菴老人漫筆卷五

真率銘

余家一小圃中創窩名曰真率將欲書數語揭於屏未就也適得趙松雪所著真率齋銘殆先得我心者喜而筆之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閒坐列無序真率爲約簡素爲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府行立坐臥忘形適趣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置備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真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

統論山

晴天之山紫而明陰天之山青黑而暗郭熙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鞏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頰而堆阜楊升菴云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巉差窳窳巴蜀之

山也縣行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論西澗詩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其地甚荒陋想亦是偶然而作未必如注者之說豈因寇萊公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遂遷就於此而反求之太過歟

論牧之詩

杜牧詩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作旌麾用誤又有野水差新燕芳郊唳夏鶯是用詩經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差字甚晦櫻桃云曼倩恨偷難亦用東方朔偷桃事誤赤壁詩有鎖二喬之說注者取其意新耳赤壁一戰關係不輕惟以二女子爲念結裏甚小議論卑矣項羽詩有卷土重來之句長惡甚矣不足取

兩郝天挺

唐詩鼓吹舊云郝天挺注金又有一郝天挺兩山墨談亦考之不

審

嚴分宜

余邑先達曹野塘公忠中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初出宰分宜時閣老嚴介谿嵩方成童曹公識而拔之且喜其與子弘同庚遂令同治舉業宿食官舍偶見嚴所握扇有魚游景構對語試之云畫扇畫魚魚躍浪扇動魚游不移刻對以繡鞋繡鳳鳳穿花鞋行鳳舞又一夕思家口占曰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卽應曰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如此類甚眾弘後亦中正德丁丑進士號方湖嚴約講兄弟禮命子世蕃與方湖諸子駒輩不得越齒而坐柄政時欲官白谷駒雲亭駕爲中書舍人二君時時飲於相府見世蕃與給事中無錫某者夜飲強灌之給事膝行以受又故置罰爵於其背不容起二君怒而斥世蕃於是拂衣歸得不及嚴氏黨禍云駒與余善道其詳

雪蛆冰蛆

江鄰幾雜志云蛾蠅雪蛆大治內熱曹方湖爲御史嘗刷卷四川言彼處萬山深雪中出雪蛆官府遣軍士四山高處懸望雪中蠕蠕而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豬無口足眼鼻儼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雜識云西域雪山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此恐又是一種

化鬚疏

友人以沈石田化鬚疏手卷見售錄其文而還之此老真可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矣所稱趙姚周三人蓋當時與公相善友也非託詞如子虛烏有之類前有小引茲因趙鳴玉髭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其于思之閒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君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閹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謔傳播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毫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

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對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羹豈敢易撚於覓句盛矣荷矣珍之重之謹疏

望後月

清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詠十六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

盈歉常理

陰陽之理月盈則虧日盈則昃人之生也多少壯富貴盈滿至老不能享其終少壯艱苦酸辛至老獲享豐厚安逸其閒值數之奇亦有終身不遇者值數之偶亦有終身獲享全福者雖修爲在人

大都顧所遇何如耳或者以祿命之受有定數則星家藉之爲口實或者以體貌之賦有定稟則相家據之爲徵驗亙古及今由聖賢帝王愚夫俗子未嘗舍是而論斷也噫

禪玄二門唱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拋頌詞說如西遊記藍關記實匹
休耳

右軍真跡

王逸少二謝帖真蹟七十六字後有趙清獻公抃并蘇子容等跋
帖云二謝書云卽以七日大斂冥冥永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
無復已已武妹修載在道終始永絕道婦等一旦哀窮並不可居
處言此悲切倍劇常情諸不能自任未遂面緣撫念何已不具義
之頓首字畫亦無殘缺但墨氣已盡斂字上著草右旁加殳具字
大類之字較之石帖其結體用筆頗不相類此余鄉顧山周氏先
世物子孫欲求售特攜以問價於文衡山衡山曰此希世之寶也
每一字當得黃金一兩其後三十一跋每一跋當得白銀一兩更
有肯出高價者吾不論也後典於閩門一富家止得米一百二十
斛竟不知下落矣惜哉

白沙習射

華亭錢尚書九峰公溥天順甲申以學士出知廣東順德縣新會
縣舉人陳憲章以道學自名聚徒教授有誣其藏兵器於山者時
廣西流賊竊發土民多內應憲司恐貽患地方命掩捕之公察其
誣力爲辨釋且勸其赴會試散生徒以解羣疑後當道薦可大用
授翰林檢討卒全令譽此武進王思軒尚書公與撰錢狀中語白
沙先生行狀曰丁卯中鄉試第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俱下
第聞吳聘君康齋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其學從之游時
年二十七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不與語先令治田獨待先生有
異朝夕與之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射禮未
幾流言四起以爲聚兵眾皆爲先生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
院侍讀學士錢某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毋重
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復游太學觀此則知儒者之作用豈
易孚於俗哉錢公殆真知先生者也

石麓應制詩

聖上修玄既久深慕仙術自號天台釣叟諸大臣應制詩獨李石
麓公春芳者為帝衷所契寵眷益隆詩曰高竿百尺倚雲浮獨汎
仙槎傍斗牛拱極眾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鉤撥開煙霧三千
界釣盡乾坤幾萬秋歸向玉皇應有問絲綸已屬大明收

鬼畏

博州鼓角樓每至二更即有一鬼掩鼓不能擊直更者屢受杖不
能制聞齋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
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
畏者惟齋禪師黃二叔二人而已太守以下皆無所畏更何有於
汝哉既而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為業初無它長
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

應篇中
齋音諧

清明異寒

隆慶元年清明日京師甚和暖晚間風雪交作寒冽異常次日九

門報城外凍死者一百七十人崇文門下乘轎婦人母子俱死轎
中而轎夫亦死轎下在京親見者歸說

老景詩聯

三徑黃花隨意翫半竿紅日放心眠 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
竹聽秋聲 九陌車聲塵不到一簾花影月來遲 大度乾坤容
落魄多情風月伴衰遲 何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閒此
五聯取其有合於老懷漫存之

講洪範以代醮

宋時故事上元都設齋醮曰為民祈福陸文安公象山先生會吏
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
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
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
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嚮
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

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

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卻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自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起至末共四百十九字宜刻板家置一幅

石塘武略

李良者北人年七十而諸藝精通筋力馳驟不減壯夫在里中周

氏教習武事暇日談石塘曾公銑之事云石塘直隸江都人秀才時便有志於防遏施設之略迨督三邊直出其素蓄者措之耳先是邊兵每名有一騎曾令鬻騎以制車虜眾之來勢若風雨其車環列如城車外復設黨眾足以捍其衝突而無奔潰之虞即余子俊所謂運有腳之城策不餉之馬是也又立放油紙法以油紙書漢字散置虜境水草處凡我叛人得此而歸者即宥其死緣是還者八九又置慢礮法礮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綫至一二時纔發外以五采飾之虜騎羣至拾得者訝爲異物聚觀而傳玩者牆擁須臾藥發死傷甚眾虜未測所謂惟以曾爺爺呼之一日虜眾薄城曾令偃旗息鼓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眼回回舞不自己傍屋置鐵鍋數百蓋虜所甚欲者虜見作如此狀未敢直入遂擁視於門之外人畜稠疊紛亂不已城中號起乃回回架上大將軍礮先發觀者已成齏粉而城上火氣四放伏兵俱出殺獲無算曾與首相桂洲夏公最契先一歲密訂至次年除夜暗調精勇直擣套虜因

據衝要修築三受降城復元昊故地而屬夏相亦於是密啟上前君相元戎相爲一體意事無不成者而曾果以除夕率眾數萬深入於套虜不覺也乃糧餽不繼頓軍不敢進遂致虜驚報各帳部落頃刻聚數十萬漕官以戶部無憑不敢擅發曾遣人督來已違數日限一晚斬餉職十三員曾竟以全師而出夏公方以小忤於上而分宜擬其後且夏亦以忿憤忘其夙約除夕之前未嘗密啟正旦大朝賀次日千秋節連數日不能以此情達之於上時邊報沓至上震怒令緹騎逮曾猶候於轅門者凡三日始克入曾既就檻車而三軍大慟聲聞百里部下親兵五千萃天下之精勇也日夜磨刀稱反邊官撫慰徐徐散遣而李良者實在其數周見心時復面得之述於余頗的

訛言取繡女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十二日閔傳朝廷取繡女民間年十三歲以上無不婚配霎時惟求得婿不暇擇人且有闚於門首見總角

經行者擁之而入遂以女配焉幾數日而止竟不知何自起而有此異也

伯虎漫興

唐伯虎漫興十首余見其親筆行書者兩處互有不同想隨意點竄未有定者因並錄之
日十載鉛華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內園歌舞黃金盡南國飄零白髮長滿榻亂書塵漠漠數聲羌笛月蒼蒼
一云髣髴肉生悲老不才羸一云得腰堪把病對緋桃檢藥方
此生甘分老吳閩萬卷圖書一草堂
一云龍虎榜中題姓無贖有狂都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干場
一云笙歌隊裏賣文章跣趺說法蒲團軟鞋鞮尋芳杏酪香只此便為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
一身憔悴挂衣襟半壁藤蘿覆釜鬻去日苦多休檢曆知音諒少莫修琴
一云久遭名累怨青襟不變貧交喜素琴已息心機成落託任教世能有升沈平康驢背馱殘醉穀雨花壇費朗吟老向酒杯棋局畔此生何望一云不甘心
一云偃偃暗數一云杜曲梨花杯上雪灞

陵芳草夢中煙前程兩袖黃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乞食一云院門前一云驅馳南北菴頭塵襪衣衫折角巾
一云龍頭濫廁棘圍萬點落花俱是恨滿杯明月即忘貧香鐙不起維摩病一云櫻筍難消一云穀雨春鏡裏自看成一笑一云戲兒棚上下場一云半生人一云平康巷陌倦遊人狼籍桃花中一云病酒身短夢風煙千里蜨一云多情絃索一牀塵黃金誰買長門賦黛筆難一云描滿額顰惟有所歡知此意對一云燒高燭送殘一云春一云自怨一云迂疏更自一云可憐焚香掃榻枕書眠一云蘇秦捫頰猶存舌趙壹探一云囊已沒錢滿腹有文難罵鬼措身無地反憂天多愁多恨一云多傷壽且酌深杯看月圓一云徧迴廊細自籌騰騰無語重低頭一云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空鵬賦一云馬革黃金游客賸貂裘年一云來蹤跡真堪畫一云近來檢校行藏處飛葉僧房細雨舟一云盡怪趨蹌總不能自知才命兩無憑一云鷹半瓢詩稿一枝簾難尋

萱草酬知己且摘蓮花供聖僧兩字功名成蜨夢百年疏水曲吾

肱一云時事百年蠅角盡嘗世味猶存舌茶薺隨緣敢愛憎

物元來最一云何忌名太平又一云合老無能交游零落一云造

綈袍冷風雪飄飄一云瓦罐冰二頃未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

僧醉時試一云倩家人道消盡粗疏一云氣未曾又聞其壽王少

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

男子變女

隆慶二年山西太原府靜樂縣龍泉都民李良雲弟良雨忽轉女
形見與岑城都民白尚相為妻先雲父李懷生弟雨懷病故於嘉
靖三十一年雨年二十八歲至三十七年娶馬積都民張浩長女
為妻四十一年間兩相反目將妻出與本都民高明金雨無營計
往本縣地名也扒村投姐夫賈仲敖家工作隆慶元年正月內雨
偶患小腸痛旋止旋發至二年二月初九日臥牀不起有本村民
白尚相亦無妻於雨病時早晚周旋同宿四月內雨腎囊不覺退

縮入肚轉變成陰即與白鵬配偶五月初一日經脈行通初三日
止自後每月不爽雨方換了髻女衣裹足易鞋畏艱迴避不與人
知九月內雲訪聞之令妻南氏探的十一月初三日稟縣拘雨相
同赴審實穩婆方氏領至馬房驗係變形與婦人無異又拘雨出
妻張氏勘明娶後三年內往來交合但未生息止緣貧難嚷鬧賣
離鄰里姚漢周等執結與前相同巡按御史宋纁於十二月二十
五日奏聞稱男變為女乃陰盛陽微之兆以祈修省

鶴卵鵝

鶴卵略牽長有一點紅鵝出殼腳猶短七八日漸長繡頂七八日
不食多以鰕鱔餵之則易猶小兒出痘調理失宜間有亡者

放翁記鄭謝事

陸放翁游渭南集書二公事云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
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旁觴詠自適客
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贖

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鐵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強客弈棊有辭不能者則畱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者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謬嘗聞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良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與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爲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杯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奕棊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昌國與放翁同家學一書

西蠡白水有識

余郡胡光祿夢竹治莊於郡城之西郊先令畫士作山外青山樓外樓圖成然後命匠照圖營建架飛峰立亭榭路境迂迴屈曲真一小洞天也其總門署曰西蠡山莊經營二十年所費以萬計夢

竹老諸孫析產家漸落莊賣蔣太守價止八十金未償工匠犒賞之費蔣號西蠡則立扁之初已兆於蔣矣沈石田客坐新聞亦載一事云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景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構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爲燕樂孟昭復益以酒肴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爲之傾圮客有戲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新之甫訖工孟昭已擢福建參政矣其居轉與侍郎滕某滕固白水村人也一時戲語有數存焉觀西蠡白水之識信乎人生徒自碌碌耳造物固自有主張在也

財主

世稱富家爲財主世說新語云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

雲林題亡室像

倪雲林作其亡室像詩前題云題寂照蔣君遺像 幻形夢境是耶非縹緲風鬟雲霧衣一片松閒秋月色夜深惟有鶴來歸 梅

漫筆五
花夜月耿冰魂江竹秋風洒泪痕天外飛鸞惟見影忍教埋玉在
荒村君姓蔣氏諱圓明字寂照暨陽人也年二十一歸於我勤
儉睦雍鄉里稱其孝敬歲癸巳奉姑挈家避地江渚又一年不事
膏沐游心恬淡時年四十有七矣如是者十一年癸卯九月十五
日微示疾十八日清晨脩然而逝甲辰正月二十四日題

蔣陳二生

附王直徐海妓

蔣生名洲字信之陳生名可願字敬修皆鄞人也弱冠同遊學爲
郡庠生嘉靖二十九年倭寇東南邊東南騷動我軍連摧敗創罷
日甚公私累歲不得休息重臣往往得罪然首倭而作之亂者徽
人王直也直任俠尚氣好施與得惡少年心先是與惡少葉宗滿
等商於海挾中國貨往來日本暹羅西洋諸夷開貨益饒富益施
與大信服夷人夷人稱爲王五封據薩摩洲三十六島夷屬之會
直與某島夷有卻請於邊將官而殲殺之邊將官報之不酬遂與
邊將官有卻大怨望適邊禁嚴通市遂坐遣夷人寇邊嘗中國則

寇邊無虛日乃中國視王直者居然敵國比竟又不可奈何先是
言官奏請懸立賞格曰有能生獲王直者予萬金封伯有能使海
致王直降者予世襲指揮僉事於時都御史胡宗憲又請得上命
命有日人難之莫敢行則蔣生請行又薦陳生行也三十四年八
月以蔣生爲正使陳生副之充市舶司員率夷夏若干人以往招
撫王直因宣諭日本王也九月出鄞江桃花渡至馬嘴匯風颶舟
半覆得救起至小衢山遇寇二生率眾與戰賊敗去則兵器火攻
藥等大半耗矣乃回舟舟山蔣生念緩急惟己移書家人贖田產
備具又前舟覆時失壞應使等物亦蔣生致家中贖具償也官爲
給券紀之凡六日夜入大洋又四日而抵五島夷夷長寧久夷僧
是柏者來見譯知上國使甚修禮敬二生因諭之宣諭日本王意
夷長曰日本王權在豐後山口二國當往諭豐後山口無論日本
況二國又諸國長天使行吾以船人導則又密知王直處使密使
往諭直直來殊倨傲也又密諭之曰卽不念汝祖宗墳墓獨不爲

老母妻子計乎今中國知汝出無奈不甚罪汝募汝歸誠以此時
歸正朝廷豈薄汝待將官之海藩節鎮諸夷長富樂矣乃借區區
數島與中國之眾久抗衡不祥莫甚况夷情貪狡卽一日下片紙
檄曰能以叛賊某來者勞千金恐汝頭與貢使俱北也去醜穢而
就榮名孰與身死累老母妻子哉直悟謹拜諾因定歸計二生與
直同行二國先至平戶平戶長禮敬導送如五島夷會聞巨賊徐
海且率夷眾入寇恐我軍無備三十五年春陳生先以王直子激
養子毛臣葉宗滿王汝賢善譯辨者夏正等歸報徐海者夷稱名
山和尚比次王直云已而蔣生行至博多見博多小夷長知山口
國荒亂不可往謀先往豐後國豐後王源義鎮與山口王源義長
兄弟國也乃源義鎮接蔣生卽夷禮恭至蔣生曲諭以寇邊利害
義鎮引罪輒傳諭禁諸夷無寇中國邊會山口國使來蔣生又至
山口山口王源義長接禮尤恭又會同豐後禁諸夷寇邊益二國
服蔣生說又知王直附中國故戒寇邊又遣使修貢獻朝廷謝罪

也三十六年蔣生以王直歸途安焉無盜賊如去時方陳生歸
時適徐海擁眾圍桐鄉大困都御史阮某困不知計陳生及
夏正說海而解其圍計擒徐海等又葉宗滿覆舟山賊黨皆陳生
以賊攻賊云王直至城下猶觀望持兩端當是時直眾猶盛乃胡
宗憲與王激等同臥起甚交驩遂授計夏正爲好辭以激易直乃
誘而執之竟論誅死王激亡海葉宗滿王汝賢未滅從戍直死時
再呼蔣洲陳可願誤我誤我直意蓋期官之海藩節鎮諸夷長富
樂也則王直誅而黨與散矣夫倭寇寇東南六七年而天始厭禍
東南民死焚掠者死征戍役者死供餉死逃亡者累數十百萬人
至不欲爲民若大吏兵將材官若土蕃軍官往往陷沒徒以王直
等耳卽宗憲輕財用事能盡人死力得王直徐海海夷遂平而二
生者可謂無功於國哉二生言海外四際無地如行雞卵中日月
出沒時狀奇甚日以山夜以星辰爲道忽如眉浮天際者山之來
忽如山浮者魚也又言往返時舟幾再覆乃天妃有神或下一雀

至七雀或一燕至三燕或空火流船卒免於水云當時有害功者
 并二生譖之漫為蜚語二生竟落格廢賞宗憲為之輸粟為太學
 生此王叔承從二生紀行稟詮次其事如右張少華者故金陵民
 假母移之居吳閶年及破瓜色益美麗性慧善音嘉靖王子中秋
 從汪賈來遊虎邱倅遇周仕者吳歛冠絕一時且韶秀駿慕喪
 魄竟稱腹脹辭夜去使人召周至闔戶絕外假母甚謹而肉音韻
 遂聽其和歌所得纏頭皆以與周亦母事人於中甚費二金上
 徐聽者慕少華請私聘除周聞以語見移其公好少華果目注更
 年勝周者去即美道私使習吹簫聞出見移其公好少華果目注更
 使因僑聘周去即美道私使習吹簫聞出見移其公好少華果目注更
 得沈即曰可兒與並計引簫聲動之月少之移其公好少華果目注更
 撫沈即曰可兒與並計引簫聲動之月少之移其公好少華果目注更
 鑑誓已共寢至曉去必殺此以懲淫者假母聞而變壯士少華果目注更
 解遂刃書券即真為必殺此以懲淫者假母聞而變壯士少華果目注更
 居松陵復為倡而樂晨夜誚公子速死諸姬聞而變壯士少華果目注更
 華不納周甚怨而故所交者少華至其家周既被勞之且告多海寇
 所掠傳周甚怨而故所交者少華至其家周既被勞之且告多海寇
 稱為張夫直頗好吳儉每夕令所虜伶人聯袂而歌而沈郎得
 上沈亦沒島中事以目相瞬已泣淫淫中歌聲趨而沈郎得
 其狀去固也吾向怪其有平康姿態明日衣沈郎善衣而前使歌
 悲怨坐吹簫一坐稱善自後每夕使與沈隔帷而歌其聲杳渺
 就之謀少華亦陽暱之而陰幸其敗冀與沈郎歸中國借老也華
 督府使蔣陳來島中諷直意頗可降而腹心皆為不可解沿海州邑
 力折之曰若謂安從得庚癸而常主夷也妾以今日事勢何異騎虎
 不陳報謝督府得官挾激與起居激歸報直尚猶少華守帳中寶貨
 同陳報謝督府得官挾激與起居激歸報直尚猶少華守帳中寶貨
 降亡無報謝督府得官挾激與起居激歸報直尚猶少華守帳中寶貨
 而身語幕府少華度直已遠私出寶貨重賂客為營脫計直初發
 特密語與客偽效直書傳尺一遠私出寶貨重賂客為營脫計直初發
 印記與後取金珠竊聽其語明且沈郎腰纏之半夜走而四明主家
 潛匿舟後取金珠竊聽其語明且沈郎腰纏之半夜走而四明主家
 主家怪之伏壁開竊聽其語明且沈郎腰纏之半夜走而四明主家
 少華泣曰天乎何薄命至此吾一旦與人不自意降一酋而迫妻之
 也故臨首歎善家女少驚於倡冒姓假母再辱遂自刎而死而南教
 者即善吳歛善彈琵琶其雅不喜媚客大色而音齋多金路之度曲婉轉
 之往傾其虛座人然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色而音齋多金路之度曲婉轉
 屬或竟夕虛座人然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色而音齋多金路之度曲婉轉
 有少年私遊以音律相脫假母去是以居海日更稱王翠翹云
 海上年貴遊以音律相脫假母去是以居海日更稱王翠翹云
 見之多南歲以音律相脫假母去是以居海日更稱王翠翹云
 寇掠海上遂鼠走桐鄉已轉掠無算一啓齒為虜諸客久見
 其寨主徐海初怪其姿態不類鄉間羅拜之尊為兒試之吳歛
 及琵琶以侍酒絕愛幸之斥帳中諸姬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
 既已歸國以老也督府遣華老人檄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釋
 冀一歸國以老也督府遣華老人檄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釋

吳歛又使吹簫一坐稱善自後每夕使與沈隔帷而歌其聲杳渺
 悲怨坐吹簫一坐稱善自後每夕使與沈隔帷而歌其聲杳渺
 就之謀少華亦陽暱之而陰幸其敗冀與沈郎歸中國借老也華
 督府使蔣陳來島中諷直意頗可降而腹心皆為不可解沿海州邑
 力折之曰若謂安從得庚癸而常主夷也妾以今日事勢何異騎虎
 不陳報謝督府得官挾激與起居激歸報直尚猶少華守帳中寶貨
 同陳報謝督府得官挾激與起居激歸報直尚猶少華守帳中寶貨
 降亡無報謝督府得官挾激與起居激歸報直尚猶少華守帳中寶貨
 而身語幕府少華度直已遠私出寶貨重賂客為營脫計直初發
 特密語與客偽效直書傳尺一遠私出寶貨重賂客為營脫計直初發
 印記與後取金珠竊聽其語明且沈郎腰纏之半夜走而四明主家
 潛匿舟後取金珠竊聽其語明且沈郎腰纏之半夜走而四明主家
 主家怪之伏壁開竊聽其語明且沈郎腰纏之半夜走而四明主家
 少華泣曰天乎何薄命至此吾一旦與人不自意降一酋而迫妻之
 也故臨首歎善家女少驚於倡冒姓假母再辱遂自刎而死而南教
 者即善吳歛善彈琵琶其雅不喜媚客大色而音齋多金路之度曲婉轉
 之往傾其虛座人然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色而音齋多金路之度曲婉轉
 屬或竟夕虛座人然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色而音齋多金路之度曲婉轉
 有少年私遊以音律相脫假母去是以居海日更稱王翠翹云
 海上年貴遊以音律相脫假母去是以居海日更稱王翠翹云
 見之多南歲以音律相脫假母去是以居海日更稱王翠翹云
 寇掠海上遂鼠走桐鄉已轉掠無算一啓齒為虜諸客久見
 其寨主徐海初怪其姿態不類鄉間羅拜之尊為兒試之吳歛
 及琵琶以侍酒絕愛幸之斥帳中諸姬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
 既已歸國以老也督府遣華老人檄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釋
 冀一歸國以老也督府遣華老人檄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釋

而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親解其縛而厚之金華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亦私覩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為翹兒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礫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不可成不如降也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督府因誘致居東沈莊與陳東相鬪官兵乘之海沈河死永保兵俘翹兒歌而徧行酒席大亂明曰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而以佐令翹兒戲夜深席大亂明曰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而以錢塘舟中輒悒悒不自得歎曰明山遇我厚我既從承順酋長去之晚得之徐太室學馮文所生乎夜半投江死右王直徐海殺陳二生之末直妓係徐作海妓係馮作徐敘海死一段頗舛余略正之直始末詳范表議

嘲奔園

太倉王氏園成有題詩於壁以諷者其詩曰丈夫壘石易父祖積金難未雪終天恨翻成動地歡峻嶺悲高位深池痛九泉燕魂來路杳擬作望雲山蓋鳳洲公世貞乃翁思質忤因嚴分宜嵩之怨死於西市故云或云崑山王逢年作去目翳

指甲刮薄末點目中去翳甚妙

句逗

法華經云若於此經忘失句逗徒闕儒書中作句讀音豆又作句投馬融笛賦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徒闕

閩恆言

福建語云延平豆腐邵武傘建陽婦人不用揀

三教贊

水東日記曰宋理宗朝內臣令馬遠圖一佛中坐老子側立夫子問禮於前以侮夫子俾江古心贊之曰釋迦趺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江湖紀聞載宋寧宗時金國主又持三教像求贊上則老子與釋迦詳法孔聖拜於下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虛釋迦專說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此豈一事而誤傳邪或二事而偶類也古心江子遠贊周公謹齊東野語載之

玉尺八

玉尺八可吹者是樂器名容齋四筆第十五卷中載此

頭通稱

今人以第一皆謂之頭蓋頭在上故以為初始之稱自唐已然杜牧詩云頭聞休去是何人是也今人以物之極大者為頂意亦同如稱大瓜為頂瓜也

百六

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陽尾五陰尾四陽為早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尾故云百六之會出漢書注

太嶽善鑿文

隆慶五年辛未科張太岳居正以大學士為正主考王荆石錫爵以右中允為第二房考荆石得一奇卷進之太岳欲薦為魁列再三言之太岳曰此必輕狂淫蕩之士當非令器隨抹兩三行荆石不獲已袖而藏之至填四十名外又固請乃填中四十八名拆出乃休寧人曹誥也曹赴會試行囊不挾書冊惟攜戲鑼鬼面頭子

一箱耳與諸舉子宴寓舍席閒作僵尸令人擡身走數徧以為樂聞者皆服太岳之鑒云余聞一下第友說如此

綠鶉鴝

鶉鴝有綠色者毛羽如鸚哥可愛然不常有

五風生日

太湖中漁船以十月初五日為五風生日聚舟殺牲合祭散福飲酒極醉狂噪爭鬪各船互相驚攪則以為有魚之兆

土虺傷鶴膝發背方

土虺一名蛇傷人不治為害最甚用水牛耳中垢膩塗蔽處效甚者多取徧敷又方云急摘桑葉取白汁滴患處效鶴膝風以蝦蟇用碗鋒略破腹有縫不可穿縛置患處待動脅移時受毒輒死如前再易一枚不過二三枚愈鎮江外科史姓者曾醫一人甚效又云發背亦可照此治查道士傳治發背方用蒼朮去黑皮地龍即蜥鹽梅即霜等分搗爛成泥豬膽調圍四周空頭漸愈查居三茅

菴九十餘歲卒或云是孫真人方試甚效

曲賓白

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

西廂稱春秋

西廂記人稱爲春秋或曰曲止有春秋而無冬夏故名

白猿傳事相同

白猿傳事甚悉而文亦佳又稽神錄載晉州含山老猿竊婦事大率相類蓋轉相倚附而詳略不同耳

茶事引酪奴

事文類聚及韻府羣玉論茶事皆引洛陽伽藍記王肅云惟酪不中與茗爲奴明日魏彭城王勰爲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因呼茗爲酪奴若如此言似輕酪而重茗宜呼酪爲茗奴不宜呼茗爲酪奴也故陰中夫疑爲失本文之意今觀伽藍記云齊王肅初入中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鮒魚羹渴飲茗汁後魏高祖與肅殿會

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問之曰卿中國之味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對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爲奴皆謙遜之辭也高祖大笑又彭城王爲肅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爲酪奴審此是引者之誤而失其義耳當從本書爲正

螂蛆誤

鶴林玉露四蟲云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螂蛆不知臭前三物是矣螂蛆甘帶者乃蜈蚣也以爲糞蛆誤矣陸文量云帶蛇也甘者甘其腦也古有螂蛆甘帶

蛇報事相類

相傳方遜志乃翁殺蛇報冤滅族事江湖紀聞載吳曦蛇精一節甚相類

錢參政仙遊夢

常熟雲江錢公泮爲閩之侯官令遣僕祈夢於仙遊九鯉湖仙託

夢於其僕曰你們老爺到京裏去帶兩隻小犬回來又不齧人撐一頂黃傘去換一頂青傘回來好好大憲臺前忠節坊下住其長子部夢面前擡一盤銀身騎馬有執荆棍者前導所居門春聯乃靜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時未測所謂雲江後改慈溪歷郎署郡守升陝西按察副使報績又升江西參政未行丁外艱歸嘉靖乙卯五月間同邑令死於倭難事聞朝廷贈光祿卿官其子部爲錦衣衛百戶世襲建祠春秋二祀始解夢所云小犬不齧者多補也撐黃換青者用黃蔭青也憲臺前忠節坊者建旌忠祠於都憲行臺右也追夢時都臺尚未建於此地子之夢擡銀指應例胄監馬前有棍是錦衣體乾坤對聯卽京中所僦寓舍舊黏於門者一券合豈非仙哉又祈雲江乃堂壽數其夢睹家中廳事中置一卓卓上有果壘一酒壺一青大襖一當時意揣必遇祝晨爲弔時耳及屢經壽誕健飯無恙至雲江歿後越數年餘始患一疾季子愛溪洽侍牀頭適洽以穀振饑縣旌之扁吏書計索謝齋扁至具

壺楹稱賀入移卓於中堂以待洽出老夫人於是刻告終云宛然夢中所陳也夫雲江旌節蔭子事關廟堂冥冥預定無疑若縣官檄民家出穀發扁事何瑣細而吏書入門景態靡不前知詩有之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的的非虛言也吾人可自欺暗室乎前夢乃雲江第五子廊爲余姪女夫與余說

靜坐方

東坡在儋耳題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旣爲此詩復自言曰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旣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救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胡茗溪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固知靜坐之味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嗥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嚙不下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余微天幸多難之後不意有湯下藥所矜矜自持者惟恐因藥發病耳

蔡君謨書

蔡君謨書如端人正士頗乏逸趣觀荔枝譜可知衍極所論疑過許也

方言大略

船家梢子也又為梢公今皆稱家長或船家長杜詩中稱長年三老蜀方言也今流俗語音余略疏於後以俟問俗者 精謂之鯽令 團謂之突樂 孔謂之窟籠 圈謂之屈孌 蓬謂之勃籠 忍謂之熬 足謂之殼 視謂之張 看謂之望 認謂之紹 單謂之燦 羞謂之鈍 扶謂之當 按謂之欽 轉謂之跋 浮謂之吞 移謂之捅 流謂之倘 虹謂之吼 竅謂之洞 筋謂之快 臥謂之党 槩謂之斛又謂之盪 跑謂之波 立謂之站 趨謂之跑 蓋謂之匭 捧謂之掇 遮謂之撻 添謂之拗 躲謂之掩又謂之閃又謂之伴 藏避謂之躲 藏物謂之囤 熱飯謂之頓 熱酒謂之錫 瀉酒謂之篩 稠密謂之猛 積物謂之頓 干求請託謂之

鑽 遙相授受謂之胄 妄相答語謂之召 布帛稀薄謂之澆

絕潢斷港謂之浜 城市小巷謂之弄 門之橫關謂之門

善飲食者謂之啗 美惡粗細兼者謂之暖 見陵於人為欺

負 非常事為咤異 喜事為利市 憂事為鈍事 呼下

酒具為添按 物完全者為囫圇 作揖為之唱喏 夾室謂之

兩葉 階磴謂之僵礫 所居謂之科座 鎌刀謂之吉鏤 托

盤謂之反供 整疊謂之周捉 此處謂之閒邊彼處謂之箇邊

在此謂之來邊 無物可食謂之無窖 說作事之無據曰沒雕

當 說人不能曰無張主 說人之不慧曰不鯽溜 說

人之勉強曰闌閹 說人之自誇曰買弄 事之相邂逅曰豆湊

雨一陣為一破又以一番一起為一潑 鄙嗇計較者為搜搜

六畜統呼為眾 語物事曰牢曹 人假意曰陽詐

拉扱 難者為難 難者為難 難者為難 難者為難 難者為難 難者為難

難者為難 難者為難 難者為難 難者為難 難者為難 難者為難

劣者為麩上音兜下音達麩本夷服名 嘈噴俱入聲語言 數錢以五文為一

花 覓利之言曰尋錢曰摸錢曰賺錢曰近錢 鋤地為倒聲地

又曰搜地 首飾曰頭面鞋襪曰腳手器用曰家生一日家火又

曰家私 鳥獸交感驢馬曰單雞鵝曰撩水餘鳥曰打雄豬曰付

蠶蛾曰對狗曰練蛇虎曰交 郡邑起更打鼓謂之發播大事重

擊鼓為搥鼓唱曲輕擊鼓為點鼓 凡取物吳下曰擔聲江陰曰

拏丹陽等處曰捉窰波浙東曰駝靖江曰銜 以物之足用者曰

見不足用者曰不見現 湖州以桑葉二十斤為一箇杭州柴四

圓繩為一轉 人之頹敗及身病推靡者云郎當 唐明皇聞駝馬

語黃幡綽對曰 通稱一頓 世說欲乞一頓食漢書一頓而成唐

戲市倡曰千人捏 千人捏似蟹大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捏之

痘瘡謂之天花瘡疾謂之愕子至諱言曰天上頭北人名發

擺子畏惡特甚鎮江曰發汗病揚州曰忤鴿子則 湖人以上

船登岸曰起篙或云起高 江西建昌等處謂烘為燒 湖邑曹方

時令門子烘腳帶答燒了驚曰如 今人呼秃尾狗為厥尾衣之

短後者亦曰厥 歐公記陶尚書 事之陳久為瓚 五代時有馬瓚

為新奇道之故云俱劉貢父詩話 抱持人物曰揲 音傑出 俗

牽連之辭如指其人至某人物及某物皆曰打 丁晉公詩所謂赤

也 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為覆窠 出玉堂 淳熙江西饒州曰狽

者里俗戲相標謔憨癡之類也 俗指儉不中禮者為蛇鼠而詬

罵農忙之稱曰牛 江陵士人稱挽畜產繩緯之名曰五尺 俱夷

今人以相助為挈輔 語云籬挈輔音健捷挈籬即輔車相 臥

牀之帳子謂蚊帳 南史宋武妃碧紗帳音疇 午前午後小食

謂上晝點心下晝點心 唐鄭修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即

點心之 墨尿 見眉西 戾契 見韓文俗

紂啓同母

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德

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

紂啓同母

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德

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

紂啓同母

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德

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

紂啓同母

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史記載帝乙長子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立是微子與紂異母也鄭玄論啓辛亦曰同母蓋本之呂氏立去遷世不遠當從同母之說此索隱亦略著之

陸象山與周元忠書則以孟子公都子之言爲信

毫管產

兔用肩毫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筆有全肩半肩之號今筆標多作堅字者非筆籜竹冬管不蛙交春砢者則蛙造筆羊毛天下獨出嘉興峽石爲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善崇德海鹽俱不甚佳

錢楊藏書可惜

予目睹藏書之家若常熟錢水部東湖先生楊憲副五川先生真今之鄴架也錢猶傳其子縣令璠一世而不幸頓散於孫楊之廢卽當垂沒而盡棄於不肖之子其事之顛末有足以昭世戒者姑

爲記之錢之冢孫夢玉本胄監自負能讀父書嘗不肯下人有弟夢圭不肖與兄不相能其所延浙師乃縣令上虞葛公桷姻親葛貪酷人也會有所屬於玉未厭已銜之矣而圭又足所延師下之石會有徵舊糧銀之事起玉與圭同父戶縣票拘玉玉持本名完券爲證辭氣侃侃葛怒遂執家事任長之說坐以侵欺立杖庭下欲判永戍有縉紳匍匐往解葛稍寬繫於縣之麗譙中玉竟挈妻子逃焉圭因鼓眾盡掠其藏而東湖書院之圖書狼籍委擲爲之一空矣余與玉善後一年往慰其家剖瓦礫閒猶及見哥窰水滴香鑪等凡數片惜哉五川先生清介絕俗時有錢侍御海山雖羶於求田問舍而亦閒及吟詠每詫楊之不相過從也邂逅必懇懇求顧楊一日陽許諾錢烹割俟之不至卒亦不解楊之絕已也又卜日腆設踵請楊似有意一往者命輿行里許錢之探者已報主整冠矣中途過老醫門醫返少憩入坐楊亦云當卽行探者又報主出肅矣醫倏設醴飲輒微醅便擁輿還家錢聞之幾不能施面

目於是思有以甘心於楊者靡所不至遂謀其莊鄰釁以爭田鬪殺鎖楊公子於屍傍五川素不識門外事猝遭此變抑鬱不自得以恨死屍未及寒而萬卷樓之積先爲松江莫甥是龍攜其珍襲者以去而餘所存半爲好事賂蒼頭所得半爲親友散漫袖竊乃膏梁之子懵然不知也子後依棲於余鄉周氏有見其以繡囊宋墨供木工以祖父敕命紉面與家人婦令人不爲五川公出涕者幾希嗟嗟東湖五川皆先達中人豪也廣儲典籍又士林中盛事也而皆不能永其傳若此兩家顛末可作戒數端君子尚其鑒諸夢圭隨亦蕩產海山不久傾滅可謂捷於影響矣海山事余曾記於前云

馬烈死相同

紹興辛未冬金主亮尉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統領姚興獨以所部四百騎當虜六十萬無救沒陣朝廷諡忠毅立廟淮甸橘園林宋偉力叟題詩云赤心許國自平時見敵捐軀更不疑權王忌

皋庸部將皆遁走同時死難只青獅注云青獅姚馬名每親飼之若通其語言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竟與馬同死此出韋居安梅磻詩話姚之忠尚矣馬甚奇余憶吳興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宋南渡時屢立戰功嘗騎一黑馬翹駿異常號黑大蟲再遇甚愛之再遇卒其家以鐵絙羈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意家人曰將軍死汝莫生事馬聳聽汪然出涕哀鳴數聲而斃又憶西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之秦公卒嘶鳴不食而死三馬同吉水王夔齋禎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判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授牒捕賊同知蘇州王某柔怯險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卽代勒所部民兵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行縣撫傷殘久得歸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指揮曹能柴成兩人素黨王多方避禍以言激公公卽夾曹柴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

陷園中馬疲誤入淖田賊斷其喉及右臂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公始赴大昌道宿木商家一日有物嘯於山者商驚祝曰爲王公耶當三嘯止如其言商負簣往尋亂屍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簣上令不深沒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踈其肩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眾始駭公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公之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旣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莖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紿己自起視櫬馬驟前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平正功罪曹柴亦被誅公獲贈官任子廣此羅念菴集戰馬記其曰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端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讐怨微隱切齒搏膺期在必報卽在人猶且難之旨哉馬乎

君山舊聯

江陰乃春申君黃歇舊封君山浮遠堂瞰江對淮爲一郡勝境李鶴田珏一聯云此水自當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人多稱誦亦梅磻詩話

鶴灘遺詩

錢鶴灘福以殿撰罷官家居余邑梧塍徐氏以五百金爲脯脰延致家塾徐二子亦旣中鄉科居半載僅改課三篇日挾妓游燕時邑令某公雅好筆翰一日邀錢公爲君山之游預探齊韻中隄臍低梯等艱韻戒吏人藏鬪於卽席發之欲以困錢公也酒三行請題大觀亭錢公遂援筆依韻賦曰水勢兼天山作隄渚雲煙樹望中齊直從巴峽纔歸壑許大乾坤此結臍胸次決開三極朗目光搖蕩四垂低欲騎日月窮無外誰借先生萬丈梯席間縉紳莫不賞歎是詩水南學士張公載之邑志中徐氏盛開綺筵於園亭賞牡丹錢公飲潦倒矣門客有握玳瑁扇者取而書之曰玳瑁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丈人行曾占春風第一枝又

聞其詠楊梅詩曰怪底吳人不出鄉楊梅五月薦新嘗西州一斗
蒲萄酒南越千頭荔子漿略著些酸醒酒困了無點滓澆詩腸渠
家妃子如相見添得紅塵一倍忙其爲邑人題卷軸甚多餘少年
時耳聞亦不少今惜不能記憶鶴灘髻時從塾夜歸家有客賞菊
揖之客出對曰賞菊客歸眾手摘殘彭澤景卽應曰賣花人過一
肩挑盡洛陽春蓋童時已兆之矣

穠種矮矮

穠種杜牧之詩作罷亞注云稻名矮矮黃魯直詩注引玉篇注曰
矮短也矮不長也又春官附音注矮矮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
謂人短爲矮雉雉正作矮字呼也黃東發云罷亞二字稻之態非
稻名也引蘇詩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罷亞百頃稻
雍容千年儲皆用虛字對爲證

精氣二字

精字氣字皆從米可見精氣之生必資於米古人制字豈是胡亂

噴嚏

今人噴嚏必唾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說我齒牙落終風之詩
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東坡有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晚來頻嚏爲
何人隨筆亦載噴嚏不止者必嚏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其
從來已久嘗聞唐玄宗友愛昆季呼寧王爲大哥每與同食食次
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
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說則固以噴嚏爲佳事矣

樹藝取暖

百凡樹藝只要土暖加肥壅者釀暖也向陽處物易生日光不照
生意便絕壁土竈土皆可壅物暖也耕田南北其隴者秋夏二熟
皆有收東西其隴者向陰一半無收凡春花之木不宜背陽秋花
者居陰亦無害蓋以冬日南至一冬無日暖氣不充故春花不發
夏日北至陰處皆有陽光至秋而花自無妨也

建炎間拆字

建炎閒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駐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虜騎將逼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卽爲兀术不旬日果傳兀术南侵趙相秦樞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旣而皆驗此載於郭象睽車志中當時有謝石以拆春字有秦頭太重壓日無光之語忤檜死於戍謝周所言皆至理蓋同一術云謝著甚而周稍隱存之淳熙間又有琵琶亭術者亦此類事在岳珂程史第一卷

驗陰晴

蟻謂之馬蟻形如馬也羣聚成陣俗謂之馬蟻作壩必有雨曾見兩兩相鬪屢退屢合經一晝一夜鵲鳴自呼其名聲後儼有開溝二字者必有大雨甚驗雞嘯早則晴嘯晏則雨上宿亦然鶴稱老

鶴鳴曰彈平牙驗俯仰爲陰晴池魚忽跳起水面謂之量平水必有雨鯽魚肋骨曲直可占本月之陰晴氣無往而不在也猶江豚拜風方向不爽故曰中孚

鰻鱧有無

鰻鱧風雨陰晦則多雖有風而晴則日曜其目垂頭而不上網此網戶之說可驗

黃雀多寡

黃雀霜降前後始多候西風則來西風亦去打生人云蘆瘟年則盛張網時在黃昏五更二次以錢置掌中試之辯字則舉彈也過早過晚皆不可彈音談以篾爲之兩人共曳黃雀宿蘆頭輒而向前則跳入於網設網正中十可得一高下皆空儻失百不得一此出余邑之青陽南鄉溇渚與無錫鄰界春閒閒或有之謂之回春黃雀

省鱗

子鱗又有一種小而無子者名省鱗不佳

有所思所載不同

唐文粹載宋之問有所思一篇洛陽城東桃李花云云事文類聚作劉希夷題曰悲白頭翁不知何謂幽閨女兒改作洛陽女兒坐見落花長歎息作行逢落花長憩息半死白頭翁作半謝文錦繡作問盡無相識作無人古來作舊鳥雀飛作悲

二張遺跡

錢塘張天錫中天順壬午科鄉薦授教諭以詩文行吳越間縱情不羈常留於余鄉顧山周氏走筆爲其家作不識堂論頃刻席上成萬言然未盡豪人之致惟聽月記一篇足錄也其文曰月無聲也曷爲而聽之對曰聽以心不以耳聽之以耳則明皇聽其霓裳適足以誨淫知微聽其藥杵適足以誣妄不知聽月之真趣者也善聽月者何如三日出庚若聞其有自新之聲十三幾望若聞其有自謙之聲十六既虧若聞其有戒盈之聲二十七而載營魄若

聞其有葆光之聲合壁而晦若聞其有用晦之聲置心月於天上移天月於心中是之謂善聽月不然則聽玉兔之杵東東乎聽吳剛之斧丁丁乎勞乎耳無益乎心反爲耳聰之病矣江陰顧山周君羽卿超然有志厭聽世俗之聲可謂眾星中孤月也爲之作聽月記天府謫仙張錫聽月之孫爲余姊夫見余愛其字畫適逸可助臨池遂以見餉云張公有詩文稿本一冊周之裔人尚有藏者其所居燬於火有四六短疏以干知識人多傳誦今載西湖游覽志中同時有吳人張豫源淮亦留周氏竟卒於顧山旅館周惟召備殮具余從祖雪窗先生有詩輓之一云香山對酒思同社紫陌看花憶駐驂又云珠沈暨水千年恨玉瘞吳山萬古蒼蓋紀實也無子其弟扶輿歸

第四泉

蘇州楞伽上方山治平寺天下第四泉有六角石欄刻字上

蒟醬

蒟醬類華撥與敗醬皆藥草之名非食醬也

本草品類分併

本草中宜併而分者其類甚多如荇蕒薺菜子如蘼蕪苧蒻苗如蒲黃香蒲花如青黛藍葉如地笱澤蘭根之類其宜分而混者如烏芋兼收葶薺茨菰之類

茶槍旗

昔人論茶以槍旗爲美而不取雀舌麥顆蓋牙細則易雜他樹之葉而難辨耳槍旗者猶今稱壺蜂翅是也

孟子園池語

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囿亂之道也世有思之者乎

辨正百忍圖

王應麟百忍圖一篇云無淨三昧釋氏之忍也注云出金剛經今金剛經是無諍三昧作淨字誤又云忍痛於焯掌注云焯利刃刀若刺股之類按焯乃火燧蓋以火灸之非刀也刺股亦是以錐耳

又云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以縮爲退縮之縮義與孟子異又云忍於吸醯卽宰相須吸得三斗醋之謂注引唐李景略燕僚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任迪簡以李性嚴強飲之此亦一時之畏非忍也又云挾舟不能忍爭拂衣不能忍怒注引孔融聞曹操欲殺彪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矣此說似不切舟當作輶穎考叔爭車挾輶而行叔向與子朱爭於朝拂衣承之事俱出左傳

瞿醉漁

瞿杲字炳暘自號醉漁常熟五衢人畫花鳥有名蘆雁入高品嗜酒落魄喜譁嘯人呼爲瞿癡偶入邑城遇一縣吏手攜海螵吏與瞿素習者吏遽呼曰瞿癡自負詩才能頃刻詠海螵一首乎瞿卽口占曰海錯何曾數著君也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窟簪蓋常熟市井春間食海螵者必先敲開其尾故用以謔吏云晚多往來於余邑先達貢學靜家常畱龜山下見其鄉之治喪薄客者作詩嘲之遂被其人誘去徧體擗撻置籬中縱之

出乃自嘲曰竹籬為暖轎漸漸出村窠此夜一場打清滂何處無
痛楚時猶以團團離海嶠四句弄舌亦自不俗學靜園廳壁二堵
其醉中水墨淋漓可愛迄今猶在聞其作蘆雁自歉寫翅不及林
良因往詐供掃除於良門下窺其用筆俛得解失笑良起視曰若
非瞿癡耶固知雖一藝事非專篤未有成名者國初錫孟熙績霏
雪錄載九皋聲公
嘗附吏人舟吏人輕之眾方食海蠅戲公索詩公應之即前四句
也特有海味牙門骨臂三字之少異盤饌二字原空瞿以熟聞者
資口給問者
認為瞿作耳

辨水火炭

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為水和炭炭之可和水而燒也今官吏
問罪畢罰炭即此或疑為水火炭者非

辭賦句體

辭句短賦句長辭以三四字賦以六七字為別

裴航論虛實

傳奇云裴航得道其友盧顯乞教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

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
精溢即虛實可知矣

仙女論心精

通幽記云趙旭遇仙女云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
又曰身為心牽鬼道至矣

釋稱父母

佛家稱父為富樓那母為彌多羅尼

玉川詩窮

唐盧仝有所思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
棄我去珠樓簾箔天之涯又云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
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自古美人之喻指君而言
古三百篇中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文王是也而盧詩之意若
不得於君者但少含蓄氣象及讀韓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
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以是觀之其窮

困真可慨矣昔人戲謂盧之窮因荒於色徵於有所思之作也後至甘露之變座上見收年老寡髮被收者以丁釘其顛而去人以爲讖於添丁之詩云嗟乎詩能窮人若全之窮是真窮於詩者也不惟窮而且罹奇禍不重可哀也哉

梅子兩次中式

余友邑城古江梅中立子國光少攻舉業小試輒最有聲嘉靖辛酉科南場中式已填名於榜矣有江寧縣應役人旁覷而喜見齒監試官聞而鞠之隨汰國光名蓋是時古江以江寧縣主簿爲供給官役人急欲走聞故也國光上主司詩曰蚤歲虛名冠士流五千聲望一時收自期已是龍門客豈料還看江國秋泣玉何年方定價遺珠在海向誰投無緣識得荊州面空羨榮封萬戶侯至今秋隆慶庚午復中式云又有詩曰帝里清秋欲曙天忽聞虎榜姓名傳高堂老母門猶倚海內相知望有年溫飽由來非素志勳猷何以副前賢鹿鳴宴罷醒無寐莊誦名臣錄一篇吾邑雖多才如

梅之失而復得者不二見也余喜古江之有子故備記之

論醫

大抵醫者不盡人之性不能知病不盡物之性不能知藥不盡己之性則亦莫知人物之性之所由來也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藥鮮奏功不知人身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之涕淚液汗皆血之隨寓而成者皆氣之所爲也氣滯則血滯痰聚病斯作矣故梁貴之內傷微賤之外感氣受傷也誠使氣和而順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氣鄙見以爲有順逆無邪正分水火其實有升降無水火用藥之法補則俱補瀉則俱瀉無並行之理天下之物與我同體故五色五聲五味五香七情莫非一氣之所爲故皆可以爲藥眼耳鼻舌身意皆可以受藥也使萬物非吾一體何能益於吾身且如革聲健脾金聲通肺黑色養目紅白傷明論梅生津思穢作嘔哀而淚愧而汗怒而熱畏而寒病與醫之故皆可識也本草載藥必曰性氣味未有用氣者何也不知氣之靈無所

不爲也昔吳中一人爲頑友所負鬱而成疾百藥不愈垂死頑友
心動慨然歸其逋自敘其罪病者吐一蟲似蛇卽愈又一士人取
科第不以正然與一正人相往來外貌雖軒昂而中心實餒竟不
一載而死又一鄙夫自附於衣冠之列偶有所疾者與其友將
訟鄙夫力贊之衣冠之列皆叱其友訟竟不直鄙夫懷愧不兩月
而病死故病必起於氣逆氣之順逆存乎神之壯餒存乎行行
慊於心則神壯而氣充不求順而自順矣否則神餒氣索藥將奈
何孟子養氣之旨可以聖可以仙可以醫故論醫必當以順氣爲
藥順情爲機順時爲劑人之氣卽天地之氣元無彼此腠理一閉
而病呼吸一閉而死凡有血氣之物與吾身無不合一故臧臧自
相損益如穿山甲引經之藥腹行腹背行背手足頭項左右無不
分明其餘可知也腹中之蟲朔後頭向上望後頭向下氣也人身
之氣朔後升非無降也升多而降少也望後降非無升也降極而
有升也一日之子午一歲之春夏一生之老少皆然

焮掌

荀子曰有子惡臥而焮掌可以見其苦學

三絕三摧

王洙談錄云相傳顏回讀書鐵鐫三摧此可對孔子韋編三絕

子內篇四卷祗惑第二十中載昔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
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鐫三折今乃大悟則二句原
自作對非顏子
事 髓一作髓

戒菴老人漫筆卷五

戒菴老人漫筆卷六

江陰一時三忠

正德時逆瑾傳勅譴責忠良目為奸黨勅中五十餘人而吾江陰獨居其三主事為小江黃公昭御史為學靜貢公安甫借山史公良佐貢史以奏章忤黃以輓死諫蔣御史詩忤亦一時之盛云德時忤瑾者不止三忠又有光祿劉公乾先正統時忤振者大理顧公琳事皆載邑乘然諸公俱下詔獄猶得賜環至天啟朝忤忠賢受詔獄者有祖姑丈繆太史文貞公昌期從叔柱史忠毅公應昇受禍尤其慘烈明朝二百七十餘年三遭璫燬吾邑代多殉節君子若謫典所及兩公外未數焉成謹附識

少游詩病

少游月夜詩末句云歸來枕簟清無夢臥看明星到未央蓋用詩小雅夜未央句若言未央而無夜字則不可此詩之病也

蘆菴白楊

廣志曰蘆菴一名靄突白楊一名高飛一名獨搖高飛獨搖古今注已載

安南鄧尚書附陳日照

枝山野記云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爲戶部尚書澄善製鎗爲朝廷造神鎗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爲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旣往卽自立爲王季犛死葬京師其子後遷葬於鍾山之傍所記鄧賜姓事甚欠真余得鄧氏尚書公事狀錄以訂其誤焉狀曰公諱明字光遠號信心安南產也三歲失怙恃其姨君阮樞密撫之成人長而力學國王陳日焜知其才以女妻之元至正間詔拜尚書省左參知政事迨我國朝永樂元年充其國正使齎方物表箋入慶賀上嘉其馳驅賜宴於庭陞辭賜鈔錠綺衣遣官護送還國永樂三年夏逆臣黎季犛殺其主詐稱陳甥請署國事公毅然興義兵伐之請王孫添平自老撾間道赴愬於朝季犛服罪請添平還四年春上遣使以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於途殺之并及使者上聞震怒制諭

成國朱公能將兵討之公首迎王師內附率其子建平府鎮撫使鄧師誨并官僚阮人傑等一百二十四員軍民萬餘獻納東都路國威等二十八府州縣元戎英國張公輔受之帳中遂命統攝歸附人員捷奏賜忠義銀牌二面敕公協同將官蘇文作嚮導擊破雞翎鹹水溢畱等關平定上下二洪州伏奇兵灣沔沙上縱火焚富良江一帶賊艘煙燄蔽天血流芹站山下溪澗盡赤生擒僞上皇季犛及其子孫於高望山獻俘闕下詔求陳王子孫立之無所得請依漢唐郡縣故事改國爲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春班師秋七月策功行賞敕公爲參政撫其民授師誨九真知州繼以招降郭專等三百六十三戶功調知福安是冬餘孽陳簡定作亂興師討平之八年陳季擴復嘯聚會朝廷屢詔招撫兵部尚書王公福遣公至軍諭以禍福責以僭號之罪言辭愷切季擴倒戈效順詔授季擴左布政使凡招徠者擢官增祿有差上乃命戶部郎中王進指揮陶弘乘傳趣公至京錫之筵宴拜資善大夫行在工部尚

書賜第京師仍給鈔錠白金衣榻器用命扈駕北征乃與同附大
鴻臚陳公季暄工部尚書黎公澄創神機營建盔甲廠製神鎗神
銃退韃虜於九龍山下未幾遭疾以永樂十年五月初一日卒於
王事享年六十有一上悼念功勞遣官諭祭賜葬京師西山玉臺
岡南安河村之原與陳黎二公邱隴相望誠異數也按譜公本李
姓爲唐宗室有諱公蘊者宋封南平王八傳至吳昂無子以女昭
聖主國事閩人陳京入爲國婿生子威晃執國柄殲滅李族李嬪
方姪潛歸其父鄧氏生子名萼遂從鄧姓長仕防禦使萼生曷觀
察使曷生瓊樞密院僉知皆其國官也瓊生政早卒政生公公生
師誨師誨以公舊勳晉職燕山衛尋以言事謫直隸常州府江陰
縣主簿卒於官奏聞贈光祿寺丞遂葬江陰由里山之東麓未幾
廷議交趾推誠順化功臣子孫宜頒恩命敕下戶工二部發給勘
合賜江陰縣善政橋南莊房一所靖江東西二沙孤山等處沙田
十八頃有奇賜其子孫俾居其地仍世廕其後一爲順天府儒學

額外廩膳生員科貢任用一爲鴻臚寺司賓署序班典其國通事
齊東野語載陳日照事在十九卷日照以國相塔得國鄧以日焜
壻起家可謂奇合因附錄之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
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
便作鵬鷖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
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於父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回護屢
兄家至半途呼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於
湘者以俟聞人言舟子所須未滿歐之中其要爲舟人捕適主者
津頭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而無聊授受生徒自給承守林岵亦
亦閩人善里人居無何邕州有年塞巡檢過承一見奇之遂扶以
同寨居善里間與交趾鄰境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則其國
人皆出爲市國相乃居首選因納爲婿其家以爲國事授相因
請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婿其家以爲國事授相因
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以爲
事不可料不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後訪問返命
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焜後照十二世

稼穡艱難

余觀宋陳潮溪善云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
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飢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
今天下一人也余恐末世周公少而惠帝多也嘗讀真西山論農
人之苦自始耕立苗耘苗守禾描寫諸苦語語實際字字酸辛夫

吾人一日不再食則飢而粒粒皆自辛苦中來諺曰飯來開口思之可不陡然汗下

辨蘇小妹

世俗相傳東坡與妹戲言坡戲妹曰脚音皎蹤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好箇衝鞞額妹答坡云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好箇長面女史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歌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須髯遂亦戲答之兩山墨談所記相戲之語又皆不同又傳蘇小妹能詩代婢作愁苦詩答秦少游又訛爲秦少游妻余考淮海集徐君主薄行狀末云徐君女三人嘗歎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則少游之妻乃徐氏非蘇也集又載與傅彬老簡云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觀此蓋少游初未嘗踵蘇氏之門而況於他乎老泉祭亡妻文云我獨

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啣撫摩既冠既昏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於南宮文字焯焯歎驚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耆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慙慙嗟予老矣四海一身歐陽公蘇明允志云生三子曰景蚤卒軾轍爲某官三女皆早卒東坡與李方叔柬云頃年爲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按祭文志柬三處所云則老泉之女皆亡於東坡兄弟未得第之前而秦少游黃魯直諸公皆東坡既仕之後所獎與而莫逆者也安得妄相及耶諸籍具在有目皆知乃漫不根究動作談柄最是可笑

糞田日

糞田宜火日若金水日則不肥圉澗亦不肥氣之通塞鬱暢不容掩也

凍解

北地冰凍雖極連底者遇大霧頃刻可解

治虎傷

人被虎傷服香油可解其毒鎮江獵戶多用此

彩神圖

蘇州見周文矩彩神圖卷甚工屏上懸一神影蓋彩神即今所謂喜神也

無首猶生

廣異記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為薊縣令犯法張守珪梟其首形體不死昇歸飢即畫地作飢字家人進食於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如其言宋嘉祐時劔南朱無惑萍洲可談云監左

帑龍舒張宣義言有親戚游宦西蜀經襄漢投一飯店見一人無首主人云因患瘰癧頭脫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畫日以湯粥灌之猶存

佛圖澄論敬慎

佛圖澄曰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物名顛倒

花紅紅花麻黃黃麻棠棣棣棠

定字父子苦志

常熟趙定字用賢余先師參藩益齋公子也得第後又入館選為第一人喜而錄其入館之作於此其詩曰皇威赫赫耀天兵南指樓船百粵平萬里蠻煙開象郡三秋海色淨羊城謀謨自協周宣睿嶺微誰傳漢武名聖澤於今霑異域凱歌直欲繼堯虞前聞定字在家恐後場挂漏夜讀鄭淡泉策輿不肯誦不休直至體疲頭

暈亦不稍輟其堅苦如此余憶幼侍先師學文每夜必三鼓略假寐即起有睡意輒批頰自詈嘗斥星士曰主司只看我文字豈查我命書暑月坐中庭少微鑑直從舌端出以相授不蹉一字少選又呼鏡讀矣有志竟成蓋於趙師父子驗之

爆字叟詩

東入吳門十萬家家爆穀十年華就鍋拋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妝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鬢斜此爆字叟詩也錄之以觀風

俗語誤語對

俗語作對云燒炭用柴必橫柴而豎炭煎漿下飯須熱飯而冷漿宋人有看茶啜墨之語可對漱石枕流此亦誤語之天生對也

百合

百合有麝香珠子二種麝香者花甚香珠子者每葉有一黑子胡茄花形色如麝香百合可觀分百合八月中與種蒜同時同法

種山藥諸物法

山藥葉枯後起復以根寸斷種之子種者則遲香芋落花生性畏寒十二月中起以蒲包藏煖處至三月中種須鋤土極鬆人云大者爲香芋小者爲落花生或云卽一類非也十二月中起則甜而不土氣甘露子冬至前葉枯後起復以子重種

柿柑橘

柿類大小形狀極多有火盆柿大而匾方柿四稜六稜乾瓢無核甚佳火珠多核不美絲柿品下柑與橘類而皮殼略異溫衢最多佳品橙香美在皮而瓢則酸古云在南稱柑在北稱橙非也

荷花

荷花紅白二色各有千葉單葉間有黃者

韭忌

韭菜最忌零陵香輒消死

字謎

字謎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貝字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又增二木了又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木旁著了字又字一字口字是極字

居喪所守

浚川王廷相論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云居喪見人乎日記有之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弔人乎日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人乎日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將食於人乎日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於鄉也事有必見人者況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

有為雖見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幾之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弔其孤亦可也

詩謎

會試時舉子入場伴送鐙籠多有寫某科狀元以取兆者余鄉袁巽菴舜臣中甲子鄉科赴辛未會試作一謎詩於鐙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卻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時本來面目君知否辛未狀元四字謎也滿場惟蘇州劉城一見能識之巽菴蓋一時敏才也其弱冠未利時夢入場有朱衣人自稱陳姓者拔之

儔伍中及甲子本房果陳姓名宗慶兗州府教授金谿人極賞其卷置之前列科名信有定數云

夏都憲詩

余鄉夏都憲公從壽曾作膽瓶紙梅花詩曰誰把并刀信手裁能於雪後見花魁北人解奪天工巧東閣渾教夢寐猜羌笛有聲吹不落膽瓶無水浸常開何當醉我空同酒卻詫江南驛使來此詩極爲李空同稱賞家刻裕軒文稿是公手授余者今細閱之惜當時槩刻未從刪正耳又記其口述登第之作曰紫駟馱醉出瓊林紅杏香中日未沈萬斛韶光春不老九重恩命寵方深忘身徇國平生志移孝爲忠一世心遙想雙親倚門望笑拈飛報是泥金誦時老矣猶喜談試事氣尚勃勃今余老而憶出與伊宗人言之如隔世故事也

魏科預定

甲戌殿撰無錫孫公繼皋童時爲余友曹雲亭駕識拔許之姻隆

慶戊辰秋邂逅曹於邑之觀音寺中坐間偶及姻孫事曰近宗師發無錫學案孫壻雖在丙等然視渠未諸生前室謫巷議時常聒耳今私心竊自慰也雲亭雖具隻眼乎其苦心處人誰識之孫公癸酉鄉舉余外孫錢達道名居第五春榜下第謁余曰狀元正是不偶道偕郡年家同孫公觴於舟聞途中訛言籍籍謂今科狀元姓孫偶於席間戲謂孫云雖徧中孫姓豈便屬君乎詎知己而果然蕭觀復公應宮射策得高第歸丁外艱踵余舍余問之曰君得第文固應耳抑有兆乎答曰初進場時夢有人語曰子爲狀元第二人待傳臚後始解生名在三十一孫名在三十三憶廷試卓子行次排列後稍移恰是狀元第二人也又聞孫公鄰人王姓者述其諸生時館於某家堅拒淫婦之事則魏科之捷一有天定一無人損天人嚮答麾之不去夫豈區區枯管遽能成精哉

仄韻三絕句

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

門遶籬野菜飛黃蜨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
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高駢云清溪道士人不識
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此三詩昔
人所稱七言仄韻之勝者今載三體中間誦一過如披圖畫嘗欲
得善丹青者寫之姑記以俟

趙林二輪迴事

陳環中士元記一輪迴事曰嘉靖甲辰余與年友萬全張子徵讌
集張有外弟趙生在坐張云趙生前世趙某子爲大同學增廣生
暑日迎督學途飲火酒大醉臥樹側僕以冷水澆其首遽爾氣絕
魂遊溪邊見犬來畏爲所嚙適有孕婦在旁卽避身婦邊不覺入
其婦孕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己身爲嬰孩卽悟託生在此北地貧
家產婦不坐月生子三日夫耘田婦爲餉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
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進傷我婦聞大駭報其夫歸云產
妖子也夫執鋤作擊生狀問生何言生懼不敢言隱二三歲始言

至五歲時見乘馬過者生呼其名曰我是某託生是爾母舅不知
我父母妻子何似其人歸報生父母以錢二緡謝其夫婦攜生歸
其妻未改醮也生未嘗從師凡前生所讀書一一能記作字亦與
前生字相類今亦爲增廣生云坐客西安張茂參成都王可庸各
有詩紀其事又有一輪迴曰林士章士章爲山東東昌府高唐州
城南德府禮生林雲峰接武嬰兒也生於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甫七月卽能言接武欲試耕牛檢曆求太歲所在兒言試牛
當尋博士父大奇之又辨門帖土牛彩句指字扣靡不知後漸自
稱前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號越吾嘉靖壬子科中
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不幸中煤薰死死爲
城隍以享穢婦之祭復謫人間轉生於此其未生時託夢於姻家
國子生李鑑塘云我在冥府爲任邱縣城隍有婦人衝突上帝令
脫胎於高唐林秀才接武家爲子後六年君謁選當丞上海屆期
吾女計已適君子必攜以偕行經高唐幸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

於林家庶得面我女來童其故臧也鑑塘驚寤猶豫是時越吾柩
尚未葬其家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祈禳紛亂鑑塘私以夢轉
展於衷冀臨時一訊驗也及謁選果與夢符不爽隆慶六年壬申
十一月一日以丞赴任上海南行北抵高唐先令來童往探林接
武家有子消息皆云其家生子異常今四歲矣鑑塘即挈子婦躬
詣林氏婦越吾女也年方十七歲幼名喜姐會生於捷時故名喜
云來童一見即識之曰吾家所使僕也僕詰曰汝爲我主汝申報
日賞我物若干曰銀二錠又錢二千來童知其實泣且拜其中又
有出所袖鏡及繡袋問認此物否曰是我城中買與喜姐者女聞
呼其名乃痛哭抱之鑑塘曰汝識吾爲誰曰汝是吾李親家指所
乘轎曰誰家物曰是我平昔所乘者問汝有子否曰我二子方正
方啟是也握喜姐手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
一封爲汝妝非藉汝翁汝幾不得珠矣蓋越吾死時鑑塘適在北
雍經紀其喪檢閱篋中悉識而封之得無失也一時聚觀如堵有

泣下者其女哀痛不已抱行數里遂畱鏡以期後會焉於是行赴
上海任矣郡新鄭訓導劉文田取家藏王子順天試錄稽之名次
果合儒學生員劉士亨等呈爲地方奇遇事上於州州主曹侯鐸
上其事於郡郡守羅檄召之令馳驛往適羅在學宮接武攜兒入
兒揖稱羅曰公祖猶自謂鄉舉也接武教之以民禮稱兒不應再
強之則曰老師眾皆悚然有問能憶所作者應曰惟墨卷七首尚
能成誦光祿寺卿溧水陳鳳舞上林苑丞嘉興金愷各有詩紀其
事陳詩曰南宮應試煤薰死冥官遣作林家郎金詩曰見兒卽認
攜來鏡對僕寔忘用過財皆紀實也

不著不盡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
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
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
矣

僧夢

宋慈雲僧姓袁名道少爲士子遊京師西池遇老僧畱語恍惚夢入巨瓮中榮顯而寤後出家超脫與邯鄲枕相類出青瑣高議此書龐雜不足傳

稻花驗米價

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多而色黃則貴俗云銀花賤金花貴也

豆二佳種

豆有香珠者米粳糯俱有又有白果豆以其香類銀杏新出也

押字原始

葉石林燕語云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腳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遣敕作圈復不圓乃以濃

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敕

昔昔鹽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未見其全篇題是昔昔鹽其辭云垂柳覆金隄薜蘿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颺盤龍隨鏡隱綵鳳逐雲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蹏其意蓋皆閨怨耳後趙嘏廣爲二十章以一句爲一題本題三字余初未解容齋續筆歷引鹽字題數箇謂歌詩之鹽字如吟行曲引之類是也楊升菴慎丹鉛餘錄云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道衡聘陳嗤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其文有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語足足鳳也般般麟也煬帝善屬文不欲人

出其右道衡由是得罪遂誅之謂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有詠
苔紙詩一首云首時應春色引淥汎瀆流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金
鉤

鶯鶯辭

曹公驂余邑中高才生也晚號溪上吟翁其詩吳中人人稱之余
得其鶯鶯辭一長篇誦之便可知其風韻矣辭曰輝輝明月素流
光茸茸佳樹暎深房強折花枝笑花如人面嬌長風一枝拂滿地
相縈牽元稹去時貧賤日困遊蒲東事干謁偶然相遇不相親只
道人心如面熱重門不掩龍不吠垂袖開懷待明月雲心一作山
頭雨千金敝質輕相許魚紋字滅不知年竹緒縈絲今幾縷一朝
獻賦獵長楊天子迎置白玉堂白玉堂深花木稠長安御道夾金
溝千門柳色朝疑綠萬戶笙歌曙欲浮富貴繁華占早春洛陽才
子聘新人此時離別成紈扇棄置徒勞賦會真始初與君歡愛時
何言中路生乖違風摧錦水雙鴛鳥南北東西他自飛淒淒復淒

淒嫁娶不須嗔皚如山上雪猶聞相決絕況我輕事人已矣勿復
陳東風沸海浪無痕皓月西流魄不淪妾身一辱不可再士也二
三何足論還我白玉環知君一去無由還還我一絢絲絢絲歷亂
不可持心之煩惋不可緩蘋風不馭歸應晚恩重義深同逝波形
消骨化丹誠泯六如妙手開蛾眉鴛鴦被服金雀釵丹青恍惚與
神會罪紅沓翠蒲東來但驚旭日照深殿又似明霞驅曉霾宓妃
智女不足道陽城下蔡俱傾危與余瓊佩結心契慰余問訊陳幽
懷人神道隔徒爲耳愛莫助之心摧悲須臾變滅回風去光消響
絕何奇哉君知此語固不妄不信請視巫山臺世幻形骸皆寄寓
無鹽褒姒成青苔風流獨爲鶯歎息記言難值曹王筆神光一絕
無還雲賴有鮫鮪能記憶融怡似欲妒陽春玉骨冰肌自辟塵鉛
華不御嬌波斂欲言不言愁殺人唐伯虎畫鶯鶯折花圖伯虎蓋
摹唐本也人云妙甚但不活耳彼姝者子麗質無傳披圖浩歎歎
與神交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霜繁葉稀空守成悲抽情以歌愴然

如何因作女鶯辭以傳之

石婆婆

圖徐山向江一半舟行過者遠望石形紫裙烏髮儼然一老嫗人呼石婆婆

寢輿鬼

寢輿鬼邵陵公曹芳廢遷金墉太宰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徻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所寢之車

才不足憑

鄉先輩古塘王懼齋格一日偕子莘姪相立於門望見顧山僧舍煙起遂呼子姪試以對語曰山館茶煙飛入白雲添雨意姪卽應聲曰溪庭砧杵亂敲明月雜秋聲子構思終日不能對懼齋怒而撻之莘中正德丁丑進士相以諸生困頓卒才之不足以觀人如此

邑城東門厄

萬曆丁丑臘月十九日邑中迎春止畱東門出入餘三門俱閉防有變也臨晚城外人蜂擁旋歸城門下沮塞蹋死四十七人老者壯者少者有霎時死者有扶回死者有遲延二三日死者百年上下耳所未聞而忽罹此變大是驚異

廢宅賦別

只爲青蚨不濟身故廬今已屬東鄰可憐今夜權爲主纔到明朝便作賓燕雀有情還戀舊犬貓隨我不知貧慙屬付門前柳他日經過陌路人此賣宅將行所賦者不知出自何人嘗憶先君屢爲兒輩誦之將有警也識以備遺

泊暑撲水

今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三泊暑謂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又作屋翼剝風板老學菴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老疾畏寒惟撲水少低乃作臥室或又作僕處謂廳上

待客童僕供待宜列於此耳

猴畏

猴性畏竹扇聲道州最多

鼓吹誤收

唐詩鼓吹有胡宿詩考胡宿乃宋仁宗慶定間知湖州是誤收爲唐人也

日本婦飾

倭國婦人不裹足髮長散披在後至梢皆翦截極齊服飾有扇子

錦

闕世俗釋道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

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闍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絲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瞋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說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

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今
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
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
崇禱經呪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
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
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
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
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
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
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崇禱然既已失其精
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之害
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
取道陵輩之講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
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

辭矣右二條乃整菴羅公欽順困知記中者大足以闢邪扶世真
格論也

論相

楚史構杌相人第十三云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
王見而問之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
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
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
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
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
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
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錢惟演錢氏私志載唐一行嘗語人
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
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
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

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途休咎豈能悉中也灼艾集云吳處厚論相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睡著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談亂十六也不譚閨闈事十七也作事周而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與眾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偽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訐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

十五也常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不全禍福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按捫虱新話載吳處厚論心互有同處今撮其異者附見於後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美食分人四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夜臥不睡著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濟急不憎怒十六也為事眾用之二十七也不多言妄語二十一也常言善事三十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三也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終三十三也竭力救抑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者令佐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

論堪輿

風水之說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稱兩卜澗灋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禿瘦重水虺躄甘水好美辛水疽瘞苦水尪偃任子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未有不鍾於水土者而富貴貧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擇葬地晉郭景純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蔭乃著葬經及陰陽雜撰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之美惡若

醉翁談錄引子言小說者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或稱舌耕或作挑

以支名書

雜俎謂數相從曰支夷堅志甲乙等以支名者取此

馬孝廉志

炎涼變態倏忽莫甚於今時常熟百川孫公樓所撰馬鳳志銘可
按也余特錄之其志曰萬曆己卯南畿大比士吾邑入彀者五人
而馬君與焉此五人者並以文藝稱雄一時號赫奕矣乃人之評
馬君者又不獨其文蓋疊疊譚其行云馬君之行曷徵乎馬君貧
次骨矣世詘於貲君復不問生產居可三四徙愈徙愈陋卒不克
具一椽而僦屋以棲瓶恆無儲貯不蔽肘許語交謫若弗聞也者
枵腹而出陟山巔而獨吟意軒如也視金若膩媼友問遺卽一介
亦辨諸義謁客必度飯後或值方飯時急縮足避去主人疾招之
弗反也遇貴人一長揖外不作媿阿態對客縱論侃侃無所避力

不能鬻一書而假讀於友已又輒返之默誦甚捷習其所著時義
俊逸清婉以貧益工見謂可屈其羣而試輒殿貴耳者遂下其品
目無有延諸塾者君亦恥於千人歲恆家食卽或延之其金不登
人之什二嘗爲子聘婦有成議矣未幾而子痿婦家有懟言君曰
吾豈忍以病子誤若息耶亟持庚帖反之不索所聘旣絕婚而痿
者復起內戚有繫獄而告飢者君脫絮袍易米與之無難色噫嘻
貧麗六極揚韓二儒所欲逐而送之者也而士人緣此折氣卑卑
不自好者不少君不幸生卽罹之厥志彌厲厥守彌堅竟其生無
一鄙瑣行宣聖以無怨爲難無諂爲可若君者詎徒無諂且不屑
以彼易此幾於樂矣無怨云乎哉方諸古之狷士君何讓焉君父
名芹里中謹厚人也布衣而有士行有司廉其人列名旌善一旦
橫罹瘐死於獄君旣長而審其冤自號驚鳥子以志恨不知者誤
呼爲荆吳君亦遂應以荆吳失其意矣第之歲君歌鹿鳴而歸蒼
頭而鮮衣者數人羅侍之君曰若等者何羣曰願事主耳君曰吾

故吾耳應門一五尺猶懼食指煩也悉謝卻之鮮衣者故在君時已疲於馳逐倦於酬酢遂病瘖五日卒鮮衣者始大悔踉蹌竄去報捷之旦君入市攜米二升以歸將作糜而急腳至矣東西行負擔者亦息肩仰天歎曰彼蒼其有知耶於是多金而藉勢者乘其匱且費持金獻之比聞計不旋踵大索而噪噫可以觀世情矣君低徊鄉校者餘二十年僅一戰而捷捷未再月而殞慶者在門弔者在閭矣夫既阨之又胡畀之才耶既成之晚又胡奪之速也客不問天而問余余應之曰列子有言厚於德薄於命則奇矣第亦死不第亦死第死耳不第而死孰知有馬生者天能以一第報其德而亦不能自違其定也君可悲矣亦可瞑矣君諱鳳字瑞夫世爲支塘人後徙邑之南爲邑人生於嘉靖辛卯卒以第之年十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九銘曰其生不辰其行則純厚積而發一蹶而湮疾於電光榮若朝菌嗚呼馬君古之獨行今之畸人

衛公帖

李衛公帖云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惟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裏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厓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此洪容齋所記令人讀之一字一慘然矣

薛華館試詩

一年好景是中秋何事佳期不與謀客子漫敲銀燭冷嫦娥掩臉玉容羞關山有調空聞笛烏鵲無聲倦倚樓天外清光原是好五雲朝罷彩毫收此邑先達薛平甫格弘治癸丑內閣月試中秋無月詩掄第一嘉靖丙戌無錫華公入館秋塞聞砧詩曰蕭蕭梧葉度中秋永夜疏砧動客愁聲雜鼓鼙龍塞迴寒催刀尺鳳城憂一庭涼月誰敲枕萬里碧天人倚樓寂寞遙憐授衣節西風吹盡鷓

鶴裘或曰陸貞山公祭代作

月泉吟社

勝國季年東南士人有力之家最重詩社聘有詩名者為主試如科舉之法今行世者如月泉吟社集其一也初吳公渭以故宋義烏知縣解組家食延致鄉遺老方公鳳謝公翱吳公思齊主於家開社命題鑒別高下榜示褒賞誠一時之勝舉哉今撮其集中大略以便稽考云月泉吟社 浦陽盟詩潛齋吳渭清翁 本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請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便謄副而免於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賞而不致浮湛切望如期差人來問浦江縣西地名前吳吳知縣渭對面交卷守回標照應俟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此固非足浼我同志亦姑以講前好求新益云 春日田園題意 所謂田園雜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拋卻田園全然汎言他物耳 歸去來辭全是賦體其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

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四句正屬與此題要就春日田園上做出雜興卻不是要將雜興二字體貼只爲時文氣習未除故多不體認得此題之趣識者當自知之 誓詩壇文 月泉舊社久寒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傲禮羅之意遂從昨歲徧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交集鉅軸橫陳誰揭青銅尚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哉不用道謀是在主爲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同心睠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自負所長能雄萬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降一等乃待以季孟之間欲辛甘燥溼之俱齊固甚難以曲直輕重而見欺亦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彼讒言特借譽而揄揚我詩如鄒曹何幸縱觀於諸老此聲得梁楚誓將不負於齊盟一點無它三辰在上 詩評 詩有六義興居其一凡陰陽寒暑草木鳥獸山川風景得於適然之感而爲詩者皆興也風雅多起興而楚騷多賦與比漢魏至唐傑然如

老杜秋興八首深詣詩人闡奧興之入律者宗焉春日田園雜興
此蓋借題于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園而汎言亦不可泥田園而
他及舍之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春日田園間
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諷頃悠然自見其為雜
興者此真雜興也不明此義而為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敘實者
多入於賦稱美者多近於頌甚者將雜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遠
矣諸公長者惠顧是盟而屑之教形容模寫盡情極態使人誦之
如遊輞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墟里撫榮木觀流泉種東臯之苗
摘中園之蔬與義熙人相爾汝也如入幽風國耜耨者桑者競載陽
之光景而聆倉庚之載好其音也如夢寐時雍之世出而作入而
息優游於耕鑿食飲而壤歌之起吾後先也其餘瓌辭藻思粲然
畢陳應接有所不暇姑次第其篇什附以管見俟覽者細訂之若
曰折衷則渭豈敢歲疆圍大淵獻修禊節發月泉吳渭拜手書
之前至元二 十四年也 春日田園雜興 律五七言四 第一名羅公福清

吟社三山連文 評曰眾傑作中求其粹然無疵 老我無心出
鳳伯正號應山 極整齊而不見邊幅者此為冠
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犁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
曉登雲外壘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
招 第二名司馬澄翁 義烏馮澄字 起善包括兩聯說田園的
編蘭春思倩吟鞭著面和風軟似絲黃犢烏犍秧穀候雄蜂
雌蜨菜花天把鉏健婦蹋煙壘抱甕丈人分野泉忙事關心在何
處流鶯不聽聽呢鵲 第三名高宇 杭州西塾梁 前聯妙於細
范不為事縛句法更高 膏雨初晴布穀嗁村村景物正熙熙誰
未借言雜興的是老手 化日村田樂春風耕
知農圃無窮樂自與鶯花有舊期彭澤歸來惟種柳石湖老去最
能詩桃紅李白新秧綠問著東風總不知 第八名倪梓 義烏陳
景傳號 起聯有力五六亦新傍花隨柳 化日村田樂春風耕
織圖秧肥科斗動桑暗鷓鴣呼罷社翁分胙占蠶媪得符傍花隨
柳處此事不關吾 第十名呂澹翁 東陽名 引用田園事全與
至於此末 月箏紀閨附青煒民野陶然化日熙祀備粉榆祈稔
句亦縝密

歲宴酣花柳樂清時洛中富貴斜陽恨絲上勛勞千古思浩興歸

來吟不盡陶詩和後賦幽詩 第廿三名天目山人義鳥吳天祐

全篇是雜興本色而田園 野水渾邊戲乳鵝疏籬缺處曬耕

簞草青隨意牛羊臥門靜無人燕雀多夫倦倚犁需婦餼翁歡擊

壤和孫歌新來別有營生計又喜巡檐住蜜窠 第三十名陳希

邵義鳥陳 此卷首尾吟十篇題上生題摹寫各盡其妙與其他

舜道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漫興時無事花邊繙兔冊有

時桑下課牛醫乍隨父老看秧去還共兒童鬪草嬉偶物興懷渾

不奈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清

入吟懷花月照紅生笑面柳風吹村聲盪耳鳥鹽角社酒柔情玉

練槌閒悶閒愁儂不省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

是田園飲興時草酌乍舒情暍曝花生陟覺眼迷離才呼粉社人

同醉又問杏村家有誰長日作勞無不得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

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懶興時放草地牛眠易熟聽花村鳩起

來遲蠶桑辛苦從渠婦稼穡勤勞任我兒疏散情懷收不起春來

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引興時聞布穀聲驚

綠野聽提壺語憶青旗曾因鬪草爭心起每為看花樂意隨景物

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寄

興時稼穡但憑牛犢健陰晴每付鶉鴝知託尋花去將予樂借卷

桐吹寫所思撫景寓言良不淺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

吟詩詩是田園乘興時得暇分畦秧韭菜趁情樊圃樹棠梨山煙

青笠等閒去沙地烏犍和醉騎一片野情羈不住春來非是愛吟

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遣興時行傍山翁驅犢父坐觀

鄰姬試鵝兒看秧時測水深淺種菜閒占春早遲白日漸長消不

去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盡興時蓐食

出門天欲曙荷鋤歸路月相隨蹋青謾有心情在耕綠甞甘體力

疲箇段工夫償不足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

田園感興時草地耕牛才有犢花村吠犬那生釐麥青未必三時

粥桑綠其如二月絲觸物興懷言不盡春來非是愛吟詩 第四

八名感興吟江桐 此詩無一字不佳末語雖似過直 兒結簑衣

婦浣紗暖風疏雨趨桑麻金桃接種連花藥紫竹移根帶筍芽

鼓蹋歌朝祭社賣薪挑菜晚回家前村犬吠無他事不是搜鹽定

榷茶 第四九名王進之建德 以雅健語寫高潔操 悠然之興見於篇末 東君私我

此身閒脫卻青衫野服更柔可以絲麻可績麥宜續食韭宜羹分

甘壘上耕雲隱夢不湖邊拾翠行物意豈知滄海變曉風依舊語

流鶯 第五十名元長卿義烏陳 回文二首俱妥 順亦出苦心 香紅眩眼

纈蕤英竹杖扶吟縱步行桑眼暮含青蕾小麥鬚蝦磔翠芒輕黃

花菜圃午風軟綠水秧畦春野平芳樹幾聲鳩雨過蒼蒼柳色弄

煙晴 犁鉏徧野沸耕農血吻鶉聲一樹紅畦轟秧鉞青剡剡隴

翻麥浪翠芄芄雞鳴晝寂花村雨蛤吠朝寒草岸風溪外雲過橫

笛亂微煙野色樹龍蔥 第五一名聞人仲伯義烏陳 三春分 作三首

曲盡變態非苟為 敷演者所能及 田園興在早春時眼纈生紅喜上眉門巷日

高人掃雪池塘煙漲水流澌杯盤新歲歡同社燈火元宵鬧古祠

野老告余春事及夜來小雨過前陂 田園興在半春天春事關

心夜不眠護撒秧畦須擁水關栽蔬圃更隄川青囊子粒鄉風舊

翠簑靈芽社雨前獨立夕陽無限意一聲撥穀野橋邊 田園興

在晚春頭且說田蠶兩事休榆莢雨酣新水滑棟花風軟薄寒收

青楓蛾子催桑月綠樹鷓鴣報麥秋但願花村無犬吠時呼薄酒

背眠牛 送詩賞小劄 月泉社吳清翁盟詩預於丙戌小春望

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收二

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 第一名公

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 第二名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

貼墨四笏 第三名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貼墨三笏 第四名

止第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貼墨二笏 第十一名止二十名

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墨一笏 第二十一名止三十名各深衣

布一縑筆一貼 第三十一名止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箋

二省以上所送並就縑端筆貼墨銘用月泉詩賞潛齋記號通榜
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冊 啟羅公福 伏以月泉舊社久盟湖海
之交春日新題賸寫田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羣執
事振響武林舒翹文苑種秧澆藥已朝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
塘之人夢杼機自別冠冕爲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成奪錦
誦珠玉者翕然禮以爲羅愧瓊瑤則多矣餘如玄穎并致篚筐
回 讀淵明詩久識田園之趣從夫子學願爲農圃之民未敢望
其下風胡遽延之上座執事雅懷月霽清思泉寒撫景興思慨唐
科之不復以詩爲試覬周雅之可追竊知扶植之盛心正欲主維
乎公是某羨珠玉之在側忝糠粃之播前舊擬秋聲曾占桐江之
風景新題春日又分婺女之星輝豈好爲朱公之變姓易名深恐
蹈柳子之召鬧取怒慚非重寶俾獲與錦囊之榮賜侈香羅復喚
起青衫之夢受絲毫而皆感與筆墨以志言謹述謝私伏祈鑒在
稱后妃之本

相臺許熙載集女教之書引葛覃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
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
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工之說以附益之
殊不知是詩皆述旣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
服女工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顧瑛詩

顧瑛詩曰右軍手帖寫來禽繭紙唐人逼體臨若以評書推畫法
未甘筆法擬雲林

布穀鳥

布穀鳥當四五月插秧時自呼其名分明云布穀布穀因重疊其
聲人驟聞之音相近而疑似如云郭公郭婆又如云看蠶看火今
人遂稱爲看蠶看火鳥亦稱郭公鳥失其本名矣

筆腳

柳家新樣元和腳今人稱所寫字亦曰筆腳

蘇黃逸詩

蘇文忠公真迹凡五首前題云村醪二尊獻張平陽其一萬戶春
濃酒似油想須百甕列牀頭主人日飲三千客應笑窮官送督郵
其二詩裏將軍已築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健蘇梅在更作
風流黃謝看其三字缺一出定知書滿腹瘦生應為語雕肝缺一字二灑
落江山外畱與人間激懦官其四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挽眉纔
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畱與後人看其五詩如琢雲清牙頰
身覲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缺一字一官黃山谷
真迹題李龍眠畫葛仙翁徙居圖莫言家具少於車藥裏衣囊自
有餘老婦親攜三稚子仙翁獨玩一編書牛羊相與趨新築雞犬
應難戀舊廬是處山頭有丹井不知如此幾遷居後題云山谷道
人因得觀而敬贊前詩二集中皆不載蘇是都南濠所親見黃是
楊五川所親見山谷之父名庶字亞夫嗜吟有伐檀集本不傳世
今存四首以見蘇黃皆得之家學云暑如煎烹欲狂走猛雨似洗

沈疴瘳盃知詩書一枕夢便作桃李三春遊蛙蜩叫噪若交舊蚊
蠅癡鈍如仇讐今君病起正高臥莊蝶處處宜相求右和火雲旱
風苗欲死曲木直繩寒泉深耕夫淚溼原上土老圃顧盼輕黃金
右賦矮松名載四海耳百怪老筆不可傳左妻右兒醉樹下安得
白首巢其巔右遊老僧山中嫌月窄夜夜獨上高高臺四邊不著
閒樹木故要滿坐清光來右明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
彥謙與今黃亞夫謝思厚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壻也山谷云東
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東坡云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
曾見刻山谷全書代
攬集已列其間矣

安道題漢高二絕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題漢高祖廟歌風臺二絕句云縱酒疏狂不
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
劉郎作帝歸尊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已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

爲讀史者當以此等意思尋求乃有得

順正堂銘

徐天全先生有貞爲侍郎徐主一公作順正堂銘曰坤德惟順婦道則之以順爲正室家攸宜主饋相祀維婦之職織紵組紃維婦之勩閨門之內事事有儀閨門之外所不敢知孝爾尊嫜睦爾娣姒容爾媵貳謹助君子毋效薄俗爲彼勃僉母作長舌爲彼厲階所從有三爲德惟四戒之敬之其永勿替此乃其早年筆字畫甚是道美宜其爲吳中藝林冠冕

五川題六如折枝

正德丙寅年唐六如爲一狎客作水墨桃杏二枝在一扇頭將伺暇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爲狂生大書詩句於前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泚墨淋漓一抹詩畫盡墨時楊五川儀年方十九在側就案以水筆洗滌新墨狂生之跡幾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字刪改良久扇亦曝乾遂填補成長相思一調云桃花紅杏花紅兩樣春光便

不同各自逞嬌容倚東風笑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煙籠六如甚加歎賞

蒲脯黑黃

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以蒲爲脯史記不載見漢人雜說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其古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故後漢涿郡崔琦對梁冀曰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覆欲鉗寒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武帝武后朝儀舉制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賜宋之問始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亦自武后始漢武帝元光二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今鄉科赴會試者給腳力廩給卽

續食計借事俗稱曰路費則路費亦自武帝始

梳山居家制用

陸梳山居家制用云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在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溉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約之畱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米穀不可變易銀鈔其六分作十二月之用閏月則分作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茶飯魚酒漿子孫紙筆先生束脩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嗇蓋以所餘太多則家益富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入於罪戾矣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脩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飢寒者過往之

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其何福之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畜養雜種蔬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逋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災雖一郡一縣皆無憂矣其利豈不溥哉右居家之病有七日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翫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己旣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忽然則失人之情旣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

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
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畱十之三者為豐餘之多者制也
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
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
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記曰喪用三年之防注謂助什一也正
中之節當以此為準今謂人家婚禮當視喪禮所費則豐儉亦似得
非其有貧者豈可復立準則所謂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人豈有
費所謂迨其謂之足矣前所言一切不講者非謂絕其事也謂
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不
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至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祭祀
宜嚴也疏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
何慊哉如此則禮可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六分為十二月
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為必於其日用盡但約
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
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世言皆謂用度有何窮

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
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
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
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鄙是取中可久之計也右下至元
六年歲在庚辰春正月甲子笠澤陸德原重鐫於農圃堂

江陰令水利

葉水心集墓志王柵木叔永嘉人知績溪修陂塘知江陰開渠五
百里黃東發曰江陰渠無百里是矣然想木叔在當時必有功於
吾邑之水利者邑志於嘉泰元年下僅存其名而不著其功故揭
出之

異僧草書

邑之乾明廣福禪寺有草書心經下注比邱道松書真筆走龍蛇
者也賀子微志謂耿侍郎命工摹刻於石近年燬於火此邑人所
當重刻以復舊觀者

三住銘

施肩吾述三住銘謂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長生之至道也

戒菴老人漫筆卷六

戒菴老人漫筆卷七

遺訓

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此宋儒謝顯道序論語解中語也昔庚子歲先師東廓鄒先生在南院嘗手書以示詡敬佩服不敢忘不幸遭倭亂書篋一空而是卷亦散失無從復得日夕往來於衷者又三十餘年矣追念師訓荏苒自棄不覺汗流浹背重錄一過以當書紳

文成逸語

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爲子則不能孝爲臣則不能敬爲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

至於爲君亦未仁爲父亦未慈爲兄亦不能友人之惡行雖有大
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徙義之功矣 乾卦通
六爻作一人看只是有顯晦無優劣作六人看亦只有貴賤無優
劣在自己工夫上體驗有生熟少壯疆老之異亦不可以優劣論
也 在贛州親筆寫周子太極圖及通書聖可學乎一段末云按
濂溪自注主靜云無欲故靜而於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是主
靜之說實兼動靜定之以中正仁義卽所謂太極而主靜者卽所
謂無極矣舊注或非濂溪之意故特表而出之右四條皆文成王
公語傳習錄所未載

文成墨蹟

明道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
也延平先生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右程
李二先生之言予嘗書之座右南濠都君每過輒誦其言之善持

此紙索予書予不能書然有志身心之學此爲朋友者所大願也
敢不承命陽明山人餘姚王守仁書此一絲繭紙筆畫徑寸靖江
朱近齋來訪問余何自有此寶余答以重價購之吳門謂曰先師
手書極大者爲得之所藏修道說若中等字如此者絕少而竟爲
君所有心印心畫合併在目非宗門一派氣類默承詎能致是乎
遂手摹之以去乃余原本亦亾於倭思之痛惜

一生使不盡

劉元城曰一切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徧冠婚喪祭往
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
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要一箇誠意
千古萬今使不盡

十二生肖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生肖屬起於何時首
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

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
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
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
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
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
爲金豕爲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楊
升菴慎曰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
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
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豬形餘
可推而知矣空同子李夢陽曰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
然木人見漆則瘍貓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徙其窠王廷相雅述云世之木人多矣而瘍者間有之不木而瘍者亦有之父木而子不木其瘍則同何
耶使一家三兩皆爲寅屬其貓不養子耶寅人見之徙其子非寅人見之亦徙此又何耶雜其著多可采草木子葉世傑曰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
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脣龍無耳

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雞無腎犬無腸豬無肋人則無不
足也王文恪公鑿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
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豬
壁水偷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鳥酉也觜
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
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
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
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王充論衡
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
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
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伏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
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
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
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

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禽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凡含血之蟲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勦力優劣自相勝服長洲戴冠筆記曰十二生肖之義嘗聞人述浙江參政左公贊之言謂以足上趾爪奇耦辨辰數之奇耦或疑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後奇又何也予曰此可見取象極精蓋子乃陰極生陽又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陽靜中有動然故取象於此丑牛牛蹠分爲耦寅虎虎則五爪爲奇卯兔兔則四爪爲耦其餘無不然獨巳肖蛇蛇固無足又何取義蓋巳在月乃純陽之月在時乃純陽之時數雖偶而時則陽故用蛇以象之蛇乃陰物不用其足而象已著疑亦諱言乎陰之意爾又易曰乾爲馬坤爲牛造化權輿云馬之蹠圓牛之蹠析亦此義也何燕泉

孟春曰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蹠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豬四爪見洪異漫錄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雞無肺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余按論指記蓋相通論體虧與葉所論則互異更參之合觀古今諸說而十二生肖可攷見矣

鸚鵡事相同

唐武后畜一白鸚鵡名雪衣性靈慧能誦心經一卷后愛之貯以金絲籠不離左右一日戲曰能作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禿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女常念南無觀世音后喜卽爲啓籠居數日立化於玉球紐上后悲慟以紫檀作棺葬於後苑周公謹志雅堂雜鈔圖書書帖類中載王介石家有東坡書茶

君謨二小詩及杭妓周部能小詩蘇子容過杭韶求脫籍子容詩即席賦詩有云籠中若放雪衣女多念阿彌陀世尊籍中皆作詩爲送內有胡楚龍觀二妓者詩最佳此不知志林中有無按宋高前詩與鸚鵡所詠無異抑傳之者有誤耶并記之以俟參考

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
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
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
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
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此詩存郵亭壁間武后
所放鸚鵡有道氣高宗所放鸚鵡有義氣人可不如鳥乎唐太宗
貞觀中林邑獻鸚鵡數言思鄉句還開元中楊貴妃有鸚鵡呼雪
衣娘亦能誦心經夫雪衣思鄉四字何相同如此獨太宗所放不
聞其能知恩貴妃所畜不聞其能作詩爲稍異耳又春渚紀聞亦
載一鸚鵡云有韓奉議者爲通州守家人得鸚哥忽語家人曰鸚
哥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哥一往卽生死不忘也家人聞
其語甚憐之卽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
歸得曰鸚哥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
避鷹鷂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飢渴耳家人卽啓籠及與解所

繫緗綫且祝其好去鸚哥亦低首答曰娘子勿懣更各自好將息
莫憶鸚哥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亦悵然久之謂必無遠達之
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文字始出州
城回憩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
三不免仰首視之卽有一鸚鵡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
通判家所養鸚哥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哥已歸
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哥
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
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舉太宗林邑鸚鵡明皇時楊貴妃鸚鵡
證之河南邵氏聞見錄十七卷中亦云有關中商得鸚鵡於隴山
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下有司獄旬日歸輒歎恨不已鸚鵡曰郎
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籠閉累年奈何商感之攜往隴山涕泣
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鸚鵡必於林間問郎無恙託寄聲
也按六事大槩不甚異不知何故宋李昌齡曰昔韋南康鎮蜀時

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即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有悟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也一日不震不什斂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韋公為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

方言

須臾即斯須鄒魯方言楚辭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楚人方言即梵語薩嘑訶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

湖舫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惟以供要路之過杭者

一峰遺事

偶閱鄒先生立齋智集得羅一峰先生遺事六條錄以為廉立之助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阜隸錢自是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繭袍先生服之

入金牛遇一勾死于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卻之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蚤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鄰得溼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曰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為意也 崔後渠集中論一峰行鄉約而戮族人余一峰此舉乃君子之過而亦以見有剛正之操者精義之學亦不可不講也書曰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此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于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行者矣可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爲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凡入約者必誠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先王之制聖賢之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

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于自殺之乎又况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而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温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于諸公自身而家自鄉而鄉久于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道所為眾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

杜用文選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善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見誦文選是也今試取校之兩字連絲同者甚眾三字四字以至五字而止閒一有焉始知得于文選多矣杜之源流所自誠在于此後之沈酣于杜者則惟文信國公文山一人而已其餘但拾殘唾何足尚也昔人

言文選爛秀才半蓋以文選作本領故耳

無行無學

孫楚媚王濟以驢鳴魏收說文宣以狗鬪潘安仁拜賈謐之車塵宋之問捧張昌宗之溺器文人之無行一至此哉平生著述辛苦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則亦弗思甚矣虞嘯父欲獻孝武以魚鮓劉道隆欲見超宗之鳳毛不學無術一至于此黃庭堅云人無古今浸灌於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此之謂也此桑思玄悅庸言中語

釋稱

釋名娼女曰摩鄧迦又曰尋香人男色曰旃羅含惡人曰鳩羅賊曰朱利草金曰蘇伐羅銀曰阿路巴

農無逸時

昔人謂農人三時之勞一時之逸余竊謂農人未嘗有一日逸也特治農務必三時而後收斂始畢故可云然耳不知收斂既畢官

通私負紛紛集擾仰事俯育惻惻關心當斯時而不遑暇食猶可左支右吾稍或懈焉嗚飢號寒立至矣聶夷中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之句先儒稱爲曲盡田家情狀今殆有甚焉蓋蠶絲五月穀粟九月此常候耳預取給於二三月前猶是稍能過活之家也其爲百孔千瘡者皆遞年隔歲咄咄藉是二月之賣五月之糶豈足以形容之哉欲求頃刻之逸不可得矣噫

改名取媚

嘉靖中浙人徐學詩極論嚴嵩去職蘇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爲謨今登顯要矣嘗觀宋時王明清揮塵前錄記一事云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紹興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諤蔡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何前後之一轍如此也

後渠名言

相臺崔公銑曰碑志盛而史贗矣唐詩興而教亾矣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辨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特一有筆性浪子耳邇有餘姚人胡御史某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筆於左國司馬諸篇中刊行頒於蘇常四郡學宮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

如省心錄非林和靖指掌圖非東坡龍城錄非子厚皆係偽作此等甚多

筆墨

筆墨二事士人日與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概也曩時買墨於金閭吳山泉餉余以文衡山帖一中乃記墨法也余邑孫大雅滄螺集有贈筆生張蒙序二文論筆墨大略具矣並存之序曰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遣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

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卽以常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爲善大抵巖石陟絕其兔下上奔突舉身之力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齊鋒不難而腰強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

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造次欲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記曰昔人雅重文房之選余學書五十年頗留意茲事近時陶穎之外惟楮墨最爲愒濫古紙不復可見矣墨出歙州者差強人意蓋其地去李氏雖遠而製法猶存其取煙入膠和材擣鍊收貯之類極爲煩瑣故其成甚難而其直亦甚昂數十年來不勝售者之眾其直之下曾不及所費百分之一若是而求其不濫何可得哉余往歲喜用水晶宮墨蓋歙人汪廷器所製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家富而好文雅與中朝士大夫遊歲製善墨遺之然所製僅僅數十挺特供士大夫之能書者而不以售人故其製特精嘗爲余言製法之妙謂所然燈心必染茜用之嘗一歲失染墨成精光頓滅其不可忽如此近有吳山泉者廷器之甥實得其法居吳中製墨亦精余亦喜用之恐其欲易售

而忽其法也故爲說廷器之用心不苟如此按古法用好純松煙
乾搗細篩每煙一斤用膠五兩浸椀皮汁中椀皮卽江南石檀木
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膠并益墨色雞子白五枚真珠麝香各
一兩皆別治合調鐵臼中搗三萬杵可過不可少一法松煙二兩
丁麝香乾漆各少許入紫草色紫入椀皮色碧皆助墨光大凡墨
以堅爲上古墨以上黨松心爲煙以代郡鹿角膠煎爲膏而和之
其堅如石惟易水人祖氏得其法祖蓋唐之墨官也其後有奚超
者亦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來歙而唐時賜姓李氏父子皆善
製墨而超尤精論者言超墨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徐常侍鉉嘗得
李超墨長不過尺細如箸用十年乃盡其磨處邊際似刀可以截
紙又言其墨書版牘歲久牘朽而字不動皆言其堅也當時但知
廷珪善墨而不知超之尤精如此陶雅爲歙州刺史謂超曰爾近
製墨甚不及吾初至郡時超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
百挺未已何能精好夫超之能猶以多不得精爲患今之製者動

以數千嗚呼是尚得爲墨乎嘉靖乙未仲冬衡山文徵明書

牡丹百詠

成化時常熟富室魏姓者其家園牡丹盛開招客燕賞首席爲其
邑城廣西僉憲湯克難琛次席爲其郡城詩人張豫源淮兩公卽
席用僧明本梅花詩神真人塵春一韻各成百詠於一日之間誠
騷壇絕世之盛事哉豫源百詠都南濠穆序之其姪工部郎中嘉
玉刻於弘治癸亥春三月克難百詠錢東湖仁夫序之其孫湖廣
憲副繼文刻於嘉靖甲申春三月傳刻雖有遲速而皆賴於後人
之賢且偶然同遭於花發之時均可記也寓圃雜記記正統閒江
陰布衣徐頤常熟上舍魏某兩家甚富必欲得一京職徐謀於中
官王振魏懇於當道大臣皆得爲中書舍人徐以黨人罪歸魏稍
遷主事京師稱爲金中書銀主事魏卽賞牡丹之人也

痘凶

小兒出痘瘡時乳母乳忽斷絕者其子必凶多驗

季昭畫

友人問余以吳中丹青名家余稱相城翁爲最又欲一一次第數之聞余稱陳公季昭渠怪謂未聞此人也且據王鳳洲卮言爲證余笑謂之曰陳公在當時雖以丹青垂名六十年然不喜親世事所莫逆者惟杜東原先生其人宜乎今世之莫稱也祝枝山曾志其墓甚稱說之子信今鳳洲獨不信昔枝山乎余家先世貽陳公松林高逸圖乃天順三年三月望日所畫信是高品周東村臣與季昭同居郡城爲鄰因通贄請業傳其法以名世東村又以其傳傳仇十洲英蓋東村十洲一親受業季昭一私淑季昭者也公名暹季昭其字戴章甫筆記記陳暹季昭爲南京刑部郎作嘲分俸絕句是同時有兩陳暹而字又同也但未考其何地耳

王孝子

王生世名浙武義縣人萬曆四年父良爲族讐王俊十六者毆死時生年十六方遊學聞計歸則父已斂數日生慟且恨狀於官祖

母與其母泣曰兒寧忍殘父屍乎不得已陽諾其和仇者以田書券付生受之每入輒計租直封價以藏所餽卽銖錙無不封識者繪父像且自繪懸劍侍託言古人出必帶劍奉像朝夕泣拜誓必報購一刃自勒報仇刀三字於上母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生愈覺曰吾何面目立明倫堂自是不爲舉業惟手書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已有後死無憾母妻訝之至九年正月二十六日仇俊飲於鄰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至家自於母舉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及宿構自首狀投於邑請死邑令陳君驗所封識果非一時事且訪之士民皆服陳曰此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之別館隨上其事於當道當道委金華守周君按其事周復委金華汪令庭訊之生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令曰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子孫擅殺行兇人律王生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此死則抵仇何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辭母負劍柩前金華令憐之遂爲文請於郡其略曰謹按王

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仇同室矢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仇之刀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骨卽死慮絕父嗣歲序屢更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劊刃於仇人甘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觀於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死等耳捐生慷慨旣難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成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愛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冤且令後之藉口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生遂得歸金華令謂生曰子行吾當徐來生日吾志決矣行至武義其母與妻持生號生泣曰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前所館處令人守之生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金華令以五月八日

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令人昇其父柩至生聞之大號曰汪君顧不諒我遽以頭觸地守者持之得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輩翼生至望見金華令卽以頭觸階石血噴如雨伏地地爲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今必死檢復何爲遂令昇生去且遺文生弔焉其詞曰嗚呼烈哉兮王生胸中有恨兮干蒼旻一心圖報兮何幽深六年嘗臥兮殊苦辛揮刃白日兮斬仇人含笑入地兮畱芳名劍光皎皎兮昭日星英魂耿耿兮扶天經嗚呼烈哉兮王生生少蘇整巾起歌之曰汪君知我遂取所集忠孝詩并別母屬妻詞封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食而死死猶懷父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陳君以禮斂且親至其廬爲文祭之又弔以歌邑人議以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生所不享者當別議令人持其書至金華令發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萬曆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余稍約其辭而存之汪庚

辰進士湖廣黃梅人

古文己字

沈存中云古文己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己僧肇曰會萬物爲一己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成之也得己之全者如此

熟雞奇變

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常熟城中邱郡家爨下有食櫥內錫錠置熟雞半巨隻此除夜所餘者連日以賀節馳逐忘之矣是早婢檢器皿至食櫥邊見光燄耀目隨覓所在乃錠中雞蒸氣結成一小殿宇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婢忙奔告於郡郡移於堂之卓上南面整冠服率家眾羅拜之不滅細視惟靚晶晶熒熒殿宇如瑠瓠像眉目皆分明越三日猶故家眾駭愕若醉若癡祕不敢言第四日更餘召巫者結束一草船浮之於城河是時其縣學生名周琦者處郡家館浮河之次日正周赴館晨也故聞之獨詳燈夕

後余家孫至常熟會文周親與孫說竟不知何祥何災也郡乃嚴相國家家幹亦曾爲某邑丞後郡旋歿子以買入學事敗罹罪幾千金之產一朝蕩覆靡遺曩固怪異之兆與惜余記時不能懸斷之也周中丙戌進士亦不久卒卒不久家之顛沛更有甚於邱者云

桑蠶等詩

少保于公題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爲國爲民甘寂寞卻教桃李聽笙歌沈石田詠蠶云衣被深功藏蠶動木筐火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滄葉二月吳民要賣絲姑蘇秋官馬清癡愈題蠶豆云蠶忙時節豆離離爛煮堪充老肚皮卻笑牡丹如斗大可能結實濟人飢宋時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馬作蓋本於此郡照王尚文題棉花云采得西風雪一籃禦寒功在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慚無錫秦廷韶題菜云翠葉蒙茸塌地鋪曉炊初薦美如酥世閒此味人知少乞報中州士大夫諸作皆非嘲風弄月之比可獻之采風者

不肖

王浚川廷相云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係於世類如此權貴實憲也

父在觀志章旨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極爲有理攷亭聞之當亦心肯

神鵲鳴冤

有傳至神鵲鳴冤傳者事甚奇傳云張興盱眙人以策騾爲生時往朱家林獲二鵲歸平明策騾出兼籠二鵲欲便市之有一商賃其騾冀往新溪路見二鵲急解金贖而縱之野而橐裝已爲所覘矣邇幽閔地殺商沈屍於灣河盡有其橐中金而返人莫之覺也

一日喬侯決獄二鵲倏西至飛鳴繞案如怨如訴遣之再三竟不散侯疑有佳報乃搖吻鼓尾者三疑有冤一兩作首肯狀侯云果冤爾當自屋梁上下更環飛三匝如其飛不爽侯問冤何在可銜籤與兩直兵去二鵲跳躑而前回首數四後又或飛或落若恐飛捷直兵不克追也行可三十里許灣河畔輒投入水中去久之出喧噪異常水面浮漚層起直兵以復侯侯躬往觀焉鵲亦隨之往返侯令漁人捕一伏屍如生年約三十餘背束大石長鞭擁其項仍諭鵲再示其圖之者爲誰我爲若決之仍命兩直兵俱別令數人尾其後以俟可擒二鵲引如前至平康村高槐下茅屋五椽編棘爲籬騾二頭在焉鵲竟噪其簷其人出輒集其肩臂而頻噪之其人怒欲擊復立噪於屋直兵悟給云吾輩緣公務欲騾走長清橋其人以力怯辭直兵言去寧倍金謝因行其人馳騾足下見直兵腰懸鞭策卽熟視而辨認之蓋謀商時用以擁項者也直兵特袖之來欲探其意耳幸累錯愕業自敗厥情益實約半塗直兵連

尾之者已執矣侯細鞫成招銀四十兩檢之其家尚完壁第瑣碎者稍費一二終不招其商之姓氏與鄉籍何如也遂下獄擬罪而浮瘞商於東城下二鵲因俯首致謝後於瘞商處旋摩悲鳴猶不忍割侯遂付民家籠養此鵲以候上官定奪發落嗚呼全蛇獻珠活雀投環古記之矣今商不辨爲何地人而以縱鵲雪泉下之沈冤有是哉好生者之驗乎然張興利商財毒商命人不及覺而鵲訟之官致有此報雖曰鵲靈實由天假詎謂天鑒昭昭毫髮可欺也世之萌異心者可鑒矣此聞之盱眙眾商信而可徵時萬曆十一年癸未孟冬事也

託喻詩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東坡有爲之言也

陰多陽少

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

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參同契託名

朱子注參同契託名鄒訢鄒與邾同出姬姓是朱字訢與熹同訓喜字

仲文傳

閱楚新刻志得陶仲文傳錄之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爲陶氏假子生仲文因冒姓仲文少爲蘄水黃梅二縣掾喜治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秩滿需次吏部升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真人已幸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聞會宮中黑眚見邵治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己召試之仲文稍以符水嘖劍絕其妖莊敬太子患痘從仲文禱而瘥上寵異之己亥扈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上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上遣

仲文禳之仲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亾算上僅以身免即日敕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上體素羸步履少躑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祈禱取驗仲文因勸上立修保元神主於清靜室一則法無不驗自是上退居迎和宮輒事祕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秉一真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餘官若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勳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大學士俸尋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雨上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誣奏原問官故巡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誹謗詔逮治之考訊久亾狀上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

迎和門授敕敕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降敕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效職若鞫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職立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是歲北虜犯闕詔舉羣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閒薦所善府丞吳人朱隆禧上札曰師言隆禧可用但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為上蓋隆禧故考察閒住官也上即寵用仲文不欲令預朝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在上左右最久亦心憚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盡以上素所資金三萬兩帛千匹蟒衣玉帶諸寶器奏進上察其意篤詔收內庫已出修蘆溝橋仍遣官給驛還鄉居亾何卒年八十賻卹甚厚隆慶初詔追奪仲文爵典籍其家仲文初名典真余家有舊通報中載其請乞奉安雷壇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聖眷附以備考驗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書陶典真一本懇乞天恩奉安雷壇允光聖典事欽蒙聖恩差官於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團風鎮雷壇舊址增修今已落成欲令男太常寺丞陶世同臣婿博士吳濬躬送欽願神像供器

前去奉安併送臣妻一品夫人袁氏詣祖塋祭掃用彰皇上崇神勸孝聖典事畢回京供職沿途經過官司量給應付往回臣等不勝感荷天恩激聖旨覽卿奏工成令男奉母去安神像併祭掃朕切之至等因奉聖旨心嘉說著兵部便行沿途經過軍衛及水陸馴遞等衙門一體往還衛護應付不許遲誤違了
的不饒還差內官一員各寫敕與他該部知道

洞蠻四種人

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耆種洞蠻也耆字在軫韻中音部本切後山叢談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獠人舟居謂之蜒人島上謂之黎人獠音姚蜒音延韻書作蜚寫者音但下注南夷海種則蜒字宜以虫從下爲正耆種亦曰耆人叢談所載三人今稱無異蓋有四等異人稱矣

蜚戶廣海采珠人載輟耕錄

容齋失考

容齋五筆曰左傳載衛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焉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奪伋之妻也公使伋於齊遣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

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二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卽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旣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難曉德清陳寔駁之曰按此洪氏失詳考耳非難曉也衛莊公以平王三十六年卒是年子桓公繼立越十三年而入春秋再四年而蹈州吁之難是年十二月國人殺吁迎公子晉入立是爲宣公宣乃莊眾子莊公之卒距宣公之立凡十有七年其烝夷姜當在桓公嗣位之後而非其卽位之初爲始也意者莊公甫卒宣公卽上行無禮而桓公以逼於州吁之故慮其合而構也故不加禁焉迨宣公入立則伋之生旣勝冠矣夷姜亦已當小君之禮專寵宮闈旣而新權間舊幼子加長嫌疑讒隙日積月生始則以夷姜之愛而爲伋娶終則以宣姜之故而置伋死此其前後恩怨之反而伋母子戕隕之由也

左氏曰壽朔之生在宣公卽位一二年之後無疑蓋新臺之築夷姜繼

苟宣公未立則亦未能所事如志也然則宣公末年壽朔當踰男
子化生之期矣譜兄越境奚爲不能哉洪氏曾不致推宣公於爲
公子之時而徒以烝母奪婦與前後三子皆併於十九年之內宜
其攷論之不可通矣是說極與余意合

匠班銀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五分此定於國初而戶籍一
成不變夫銀以匠名爲其有匠利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爲匠者
多矣猶可責其辦者承祖戶而力亦勝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
里甲賠賾出於無辜有零丁有乞匄遇每歲追併必至於盡命何
無一人以通變之法聞於爲司牧者乎排年十年一編審可照例
行也核見在匠作均派之當無巷議者豈謂四錢五分所出甚細
而變易舊制其事甚難乎吾意畱心民瘼之君子更化善治銳然
舉行其何難之有近年以一戶之銀而連三四人爲溝中瘠者蓋
聞且見之矣惜余老耄無能爲力也匠戶有彈花匠名色卽今鄉

村彈棉花人也當時棉花未甚行紡織頗少故亦與木匠瓦匠漆
匠等同課云

江陵論財賦

張太岳居正論戶部出入揭帖云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
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
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
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
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奸貪犯賊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
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
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
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
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二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
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
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

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比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促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

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聖明留意

贗譜

今人家買得贗譜便詫曰我亦華胄也最是可笑此事起於袁鉉鉉以積學多藏書貧不能自養業此以驚愚賈利耳

詩體

今之詩家大都如先輩所謂羣玉秀才便自嚶嚶於古詩之體裁茫如也余觀元微之樂府古題序與近時楊用修論唐詩正聲一條乃所當究心者備揭之元氏集云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采民眡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

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
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
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
七名盡編爲樂錄樂府等題除饒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
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
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
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之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
流波水仙等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
後始亦已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
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臆尚不
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
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
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
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

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
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烈女
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
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
詞同異之旨焉楊用修云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
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能區別高
種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
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莫秋劉昫虛滄溟十萬
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暎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
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
則不可於此有盲妣取損罐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苟有孱
壻必售其欺高稜之選誠盲妣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
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孱壻乎

血氣精溢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屎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隱於舌通於脾故其氣香醫書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竭者數之窮也前段出岳蒙泉雜言後段載都南濠紀談

挽送諫臣詩

偶見人雜錄有沈石田挽常熟自新蔣御史欽詩錄之詩曰肝膽都消血食中老夫和淚哭英雄片言禍福人難料一死是非天自公後世茫茫青竹簡高堂咄咄白頭翁忠魂化作長生樹隴上空號西北風蔣公初疏與余邑貢史二公連名是正德元年十一月初四日鎮撫司打過後次年閏正月十五日又獨具奏請誅逆瑾午門外再打三十至十七日纔隔一日耳又獨具奏復請誅瑾錦

衣衛又打竟以是死云真奇男子也近來趙定宇諫張江陵奪情事杖歸亦自是有勁氣不伍流俗沈殿元懋學有詩送之曰莫厭清時見逐臣主恩深處五湖春煙霞耐可丹心老雪曉驚堪白髮新愧殺虛名成畫虎愁來吾道繼書麟獨醒未許漁人笑歸去花溪共釣綸

張許詩文

張睢陽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峰游豫西蜀追騷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亾之日又一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俾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許遠亦有祭文所謂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二公之作至今誦之猶凜凜有生氣

三夸三豪

吳郡劉參政欽謨縣笥瑣探載鄒御史亮作三夸詩其一言蘇平
其二言湯肩績其三言劉溥謂獨不識蘇平夫蘇公字秉衡號雪
溪道人浙之海昌人也以詩文游江湖閒嘗作繡鞋詩人目為蘇
繡鞋在景泰天順時往來余家與先從祖雪窗父子相吟詠最善
又有蘇正者字秉植號雲壑蓋同胞昆仲也二公所作詩文今猶
有遺筆在格調尚屬醇古無今人纖麗態嘗觀宋石介作三豪詩
曼卿詩豪永叔文豪杜默歌豪而杜默人亦罕知且有譏之者今
不敢緣幽顯妄論優劣三豪三夸殆是異代的對杜默濮州人字
師雄余少時見蘇城婦女祭所謂太媽者獻酒拜伏必祝曰今夜
獻過太媽娘娘三杯酒願得我家養子像陸南王渙文徵明徧城
皆然習以為例今人所皆知者亦惟文耳王渙號墨池曾見其所
纂兩晉南北奇談六卷
其所著雜賦一卷則衡山公餉余者
與陸偕中正德己卯科應天鄉舉

書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几案閒大書忍字至於幃幌
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
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則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
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張公藝書忍字進高宗朱考亭
載於小學書人無不知者而未知立宗時復有守和亦以忍字進
也二公自處於忍則得矣若論引君之道高立二宗一生只受虧
於忍字豈可以水濟乎

偽病字解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从人从為凡人之一身只是火候失
調便生病故病字从丙言火也

救溺

宋趙潛曰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風狗毒蛇傷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

及此

雲林東

吳文定公寬跋芸窗父師集云張溝南先生有詩名於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爲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今藏其詩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窗父師集芸窗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齋居爲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瑄字藻仲尤以書名云倪雲林答張藻仲書瓚啓藻仲孝廉尊契比承命俾畫陳編修子桎剡源九曲圖并賦詩敢不承命惟謹自在城中汨汨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閒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驪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村索畫

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非耶偶及此發達者一笑謬詩謹擬呈畫楮全納爲我多謝編修君也尊君侍次并乞道謝幸甚瓚再拜上啓又一書云今日在盧氏客樓大風烈日筆硯枯燥如熬盤堊箒復濟之以僕之惡書所謂鈍人騎駑徒令旁觀咄咄費力耳能書畫者非神慮凝靜風日清美則不爲之顧愷之之登樓去梯家人罕見歐陽通猩猩爲筆毫象犀爲管乃始書同一樞軸豈今人造次鹵莽所爲耶吾藻仲妙於書畫當不以僕言爲然耶至正乙巳六月十二日倪瓚按藻仲名邑志殿閣詞林記二處俱作宣字此芸窗集與陶南村書史會要俱作瑄字余昔年有所記亦作宣字集其本書陶同時人從瑄寫爲是邑人曾未知有此集倪東亦不易得故並錄之後得會稽唐肅撰張宣更名說乃知藻仲初名瑄因有同姓名者以多貲敗請於其父而更爲宣焉甚矣夫臆斷之難也

二縣粹變

萬曆甲申歲八月二十日無錫考童生五鼓驟入縣令怒其不肅也毆出俟唱名魚貫而進一時蜂擁出儀門踣死十七人中閒爲師者一從人三又一變也追憶嘉靖庚子正月十七日武進飢民告振噪聚郡門亦踣死數人余里中有芮姓者以訟事伺候被踣死而復甦并前所記邑看春事五十年內此變蓋三見焉

子儋挽詩

朱子儋承爵余邑名流也惜余生稍晚且株守章句未遑追隨今老矣不勝懷賢之感因思徐玉几尚德挽章描寫頗盡身騎鸞鶴下天池手搏雲光五色絲漢鼎商彝聊說志秦碑宋梓益搜奇已醒石上三更夢還欠人閒萬首詩山白堂前夜深雨杜鵑來傍翠屏嘯又子儋甲子下第之作蕭條書劍出都門落木西風郭外村無命文章遭白眼有情松菊對清尊下機不愧山妻傲破屋仍厭處士貧故國漁樵應笑我歸來贏得滿頭塵

忘己責人

祝枝山允明云貪夫欲人之廉虐夫欲人之柔暴夫欲人之仁敖夫欲人之遜彼亦知夫廉柔仁遜之爲美也然而不能焉而更要之人以爲己得則以昧是非之分耳

豆腐詩

豆腐起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朱文公豆腐詩曰種荳荳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蘇雪溪平詩曰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余邑先達孫司業大雅先生嫌豆腐之名不雅改名菽乳賦詩云淮南信佳士思僊築高臺營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方營齊去聲味數度真琦瑰作羹傳世人令我憶蓬萊茹葷厭蔥韭此物乃呈才戎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入盆壘大釜氣浮浮小眼湯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華皚青鹽化液滷絳蠟竄

煙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摧蒸豚亦何爲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俳談

療奇疾事

東吳顧汝玉記王孝廉療奇疾事略孝廉姓王氏名敬臣字以道長洲縣人府學選貢生少篤曾閔之行晚兼岐黃之術有司表其宅里撫按薦諸廟堂徵書計日下矣同邑半刺張君慕渠致政里居以萬曆己卯秋九月遭子麟孫禍以劫財死事具余所爲哀饒州詩中其第三子聘徐秀才孺民第四女爲婦少奉齋羸弱乙酉冬日歸於張未彌月日長至謁先祠遺像覺有驚動遂發狂疾三日夜若有物憑焉作半刺語張氏大驚奔告徐秀才徐來省女則與半刺敘生平相勞苦叩以冥事曰命未應絕猶得爲縣因索筆寫遺屬書一夫字遂輟曰高升掣吾肘高升者同劫賊奴伏誅者也口中言未然事了了可辨問以逆狀則曰前世事問逆所在則曰在地獄問女何病則曰爲逆牽告今在蔣土地祠鞠審又謂其

子曰汝婦賢恐難繼此地亦非可居徐因祈懇曰我女汝媳汝媳我女世爲婚姻胡不相恤乃曰我力不能救蔣神素莊王孝子祈之修刺或可免耳王孝子卽少湖貢士也徐不之信曰孝廉正直寧信鬼事曰我亦不信乃今見之徐猶然未信因族人張鳳羽試求救於孝廉孝廉笑曰我素無請謁冥間亦有人情耶是不可以刺往可依古方禱而療之又教以夾兩大指灼艾其間亦古灸方也甫加艾鬼物窘甚曰某等候三日竟以一丸愈乎去去女遂甦今漸差前一歲里有患疫者亦夢孝子能療得一刺而愈蓋其所活人夥矣又聞半刺被創未卽死欲與秀才面訣爲逆所隔齎恨以歿今憑媳以語或其冤魂未散云獨王君療疾則孝行通於神明理不誣矣況言孝於逆家謂非有天意不可余故稍爲敘述以備好奇者采焉

煮粥詩

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爲

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石煮粥詩

李柿蒲萄

蕭瑀陳叔達謂李花有九標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汎酒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岳季方作畫蒲萄說云其幹臞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是蒲萄有八德矣

佳節月忌忌月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許慎說文云元者始也春秋謂一元董于日人君體元居正故曰元年元上巳野客叢書云自魏以後世用三月三日不必三月三日也端午雜記云余家元和端午五色絲聯而吊之後世以五字為午則誤矣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宋璟上表有月惟仲七夕續齊諧記秋日在端午之旬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被召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風土記云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為橋歲時記云七夕夕女羅於瓜果之上以為得巧重陽魏文帝書庭中以乞巧有蟾子為陽數其日與陽並應故曰重陽續齊諧記來忽復九月九日為陽數其日與陽並應故曰重陽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或茱萸繫臂上登高以飲菊酒此禍乃消仙書云茱萸為辟邪翁菊為延壽客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夢華錄云茱萸人重九各以粉麵蒸糕相遺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上插翦綵小旗糝釘果實遺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於元夕以燈太平御覽載史記樂書云漢家祀太游觀燈是其遺事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人正月望日夜望日胡人婆陀請然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花朝以花正風中百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中稽之於時後暑均取諸月數則蟾魄圓故曰中秋以月中稽之於時後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耳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之衛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陰陽家書云月忌是廉貞直日即獨火星也二說俟參之菽園雜記云今人以正五九月不宜上任蓋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郊壇

必用宰殺故忌之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亦禁唐朝新格以
正五九月爲忌月房立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行刑謂之斷
屠月

獲麟地

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王延相曰

舞陽二縣麟生於野厥聲雷鳴厥口吐火火即電也

歎歎集

徐迪功昌穀禎卿歎歎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迪功集迥然不倫
蓋迪功集工於模擬漢魏而歎歎集則任真而出者也

憲副三同年

有人論士子未中時須先成家後來方可立功名余謂之曰人顧
志向何如耳豈在外面立腳曾憶薛方山應旂與余論渠同年中
三人各別一是山陝人中後觀政衣食不給冬間猶著夏衣厭苦
馳逐思親歸阻終日抑鬱一夕縊死於旅一是吳中鉅富之家歷

宦貪婪異常一是越中以處館爲生者極清廉不肯苟取一文何
論有家無家耶惜久而忘其姓氏也

論阿房賦

程文簡公大昌云杜牧賦阿房其意遠其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
譽之今用秦事參攷則其所賦可疑者多其敘宮宇之盛曰覆壓
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按始皇紀作阿房在三十五年周馳爲閣道
自殿下直抵南山據地里而約計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僅可
百許里若從東西橫計之則自鄠杜以至滻水亦無百里安得蓋
覆三百餘里也及其敘妃嬪之盛則曰王子皇孫輦來於秦爲秦
宮人有不可得見者三十六年此又誤也始皇立二十六年初并
六國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國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見
御幸也邪按本紀曰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
即渭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
美人鍾鼓以充入之則宮室嬪御之盛如賦所言乃渭北宮宇中

事非阿房也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未幾周章軍至戲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則是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也安得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膩也其曰上可坐萬人下可建立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而始皇未嘗於此受朝則可以知其初撫未究也而牧皆援渭北所載以實渭南豈非誤歟賓退錄云洪駒父詩話載鮑欽止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

稱姪甥

困學紀聞云白虎通引親屬記卽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與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之言猶己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僉憲寄贈詩

幽人抱貞志禠身在樞機夕惕未遑寤結廬掩荆扉我昔從之游莫或窺其微一別三十年心迹兩乖違欲往繼前好去聲風塵埋我衣題詩紀宿契因之寄相思此石橋里趙僉憲大河寄贈余作也詩在隆慶己巳秋今其墓草宿久矣云別余三十載余且茫然於余鄙性懶慢之狀頗爲識得檢諸故篋因識於此

老子至言

老子曰去子之虛志與驕氣泰色與嗜欲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斯文始終在岱嶽

岱於五嶽稱宗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終斯文皆於茲土

戒菴老人漫筆卷七

戒菴老人漫筆卷八

論振濟遏糶

凡荒歲民艱莫不以振濟遏糶爲急務不知此事非賢父母實心舉行量時度勢將有不足以活民而反有速民之斃者余觀楓山章公論振濟遏糶二書深有補於咨諏者之聽也錄之與許知縣完書昨承來教詢及振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況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就來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爲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爲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

矣或無田產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給
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眞貧所宜振濟其或戶有
田糧而爲他人所詭寄或同戶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
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振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
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一來
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
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
者親自給散爲無弊也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
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資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
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
厭其煩勞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一區區
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振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
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
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治鐵冶每一鑪多至五七百人關支

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旣
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振濟卽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
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
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飢民不該振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
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卻與振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
通土方自愧其所爲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親
自審察也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饑荒米價極貴本府倉
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振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羣然告
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
參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
饑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
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糶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
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振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爲汝今徵糧
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止納

漫筆八
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與作振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振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振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皆用振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振濟猶振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又書云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爲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糶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

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糶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糶之命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江陰侯孫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樂閒至京乞恩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蔭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艸茄俱成籬以充飢

題林甫詩

劉應幾古今詩統記宋進士張居中題李林甫詩曰當時淫侈信奸回誰料韓休薦相材偃月堂中猖鬼散水晶屏上美人來其下注云初韓休薦林甫有相材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猖鬼敗亾日欲其不終吉國忠作相在家有水晶屏上美人影敗之日美人不

來按屏上美人影本非吉祥一書記屏上美人見而國忠敗與此不同

二王承襲語

絲竹筦絃右軍承襲漢張禹傳中語禹傳曰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四字實二物東都賦亦有絲竹筦絃字賦曰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鉤管絃燿煜抗五聲極六律天朗氣清人多指此句非春景不知潘安仁閒居賦中有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語張平子歸田賦中有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語滕王閣序落霞二句子安承襲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陳子昂有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同時駱賓王亦有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子安自為山亭記又有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竝落而古今獨賞落霞句蓋有幸不幸也葛常之秋云蘭亭記當其羣賢畢集游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達也此

在十九卷中而前五卷第一條云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義之序乃以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義之詩爾其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觀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前已有定見而復云云不知何故俞文豹吹劍錄云滕王閣序本賦景物序游宴耳而自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至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凡三十來句無非怨辭蓋勃以殺官奴除名父福時坐貶交趾令勃往省侍道出鍾陵適遇開宴因以洩其忿及去度海溺死此文其識歟

人貴溫和惻怛

前輩云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煖便生物秋氣嚴凝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人常存得溫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

林和靖要語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此省

心銓要中語

闢謝土

書曰土爰稼穡中庸曰地道敏樹土地本生物以養人非犁鋤不植故爲田爲圃者啓闢之餘深不咫尺猶皮膚疥癬耳民用無窮其動亦無窮或墉焉而使之隆井焉而使之淵塗焉而使之圻惡可免哉今人之有疾患卜者輒曰其家動土土神爲祟乃召師巫烹鴨以爲牲粉米以爲果設供焚楮以禳之名曰謝土若夫深山窮谷日斫其材木是擢土之毛髮也日陶其甃瓦是灼土之肌膚也日鑿其煤與礦是剝土之肉也日打其石是剝土之骨也曾不聞有禳祟之說假欲爲之日亦不足矣是何土之切切於其爬搔擗抉之微而忘其錐鉗鉗伐之大者哉詩不云乎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習俗之難悟也甚矣夫

塔中塔

湖州飛英寺塔中空復有一塔甚奇巧

古人引用諺語

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場作戲見景生情四句爲養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爲寬胃方揭之座隅偶閱野客叢書其采綴經史詩文中諺語凡四則余擇其足爲勸戒者哀載於此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眾心成城眾口鑠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家有千金坐不垂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欲人勿知莫若勿爲一朝不朝其閒受刀當出不出閒不容髮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日不書百事荒蕪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怒其室作色其父官無中人不歸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生男如狼惟恐其尪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殼弩射市薄命先死近市無價巧詐盜拙十指有長短痛惜皆

相似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來生爲人所咀
嚼死爲人所懼快舉頭三尺有神明龍生龍鳳生鳳對牛彈琴作
死馬醫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讓一寸饒
一尺讓禮一寸得禮一尺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三世長者知
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一雞死一雞鳴一姬復一姬詩句如祇
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
吟詩唬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
肯向死前閒世閒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逢人不說人閒
事便是人閒無事人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萬般無
染耳邊風皆杜荀鶴所作西施若解亾人國越國亾來又是誰今
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
點塵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
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明年更有新條
在繞亂春風卒未休皆羅隱所作又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

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亦杜荀鶴詩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
淵明句也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朱灣句也逢人只可少說話
賣術不須多要錢劉改之句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句
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句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馮道句也事向無心得章碣句也忍是敵災星司空圖句也在家
貧亦好戎昱句也日出事還生武元衡句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
下目曹鄴句也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賀仙翁句也余觀宋詩
若邵康節擊壤集陸放翁渭南集用俗語成句甚警策者又不可
勝錄矣

硯貴洗

硯宜常洗不洗則滯墨滯墨則損筆

擦圖書

臘梅葉擦圖書石甚光滑青葉尤勝枯者

治中滿腹脹

中滿腹脹鎮江張天民醫官傳方云食黃鼠郎甚效

祀儀典敕

世宗纂修祀儀成典敕一道舊借觀於司成水南張公家曾照式
膳之偶失去越幾稔矣偶復得之謹錄於此皇帝敕諭纂修等官
朕惟祭祀國之大事矧今郊祀已遵復我皇祖初制其中事宜不
可無記無以垂之將來今大工告竣祀期在邇茲克降敕特命知
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勳同知建造事督視規制官卿時監視巡
察工程官卿鉉為監修官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璉為總裁官
內閣輔臣大學士卿萼卿鑾為副總裁官首倡正議監視巡察工
程官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升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吏科都給事
中不妨照舊掌科事及中允廖道南編修張袞徐階程文德為纂
修官卿勳及卿璉等宜各殫忠益精思力究遵照朕諭卿璉凡例
條目纂輯成書名曰祀儀成典務要明白正大以稱朕法祖敬天
禮神至意於以為萬世法程守而勿替者斯為卿等竭忠致力之

道凡敕中未載應行并朕前諭卿璉條目逐一開具奏請區處卿
等其欽哉欽哉如敕奉行

敕命

嘉靖九年十月十五日

之寶

佳茗比佳人

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有詩曰仙山靈雨溼行雲洗徧香
肌粉未勻明日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
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比花用美
丈夫者如蓮花似六郎佞語之類全篇絕少黃山谷詠酴醾詩曰
肌膚冰雪薰沈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
炷鑪香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輸與能詩王主簿瑤
臺影裏據胡牀與東坡同一格調然李商隱已有謝郎衣袖初翻
雪荀令薰鑪更換香不免經人道過

黃東發云從來佳茗似佳人是天
怡與若把西湖比西子是天然

對生之

月影辨

廣宗撤舉人大經月影辨月中之影古今傳記皆有桂樹蟾兔之說蓋以其形迹之近似而擬言之耳其怪誕妄繆固不足信若夫先儒山河影地影之說雖頗近理要亦非至當之論也蓋山河載之大地山河所在則地之所在固非脫然而形影也今乃舍地而獨歸影於山河不亦偏乎則地影之說舉山河而盡之猶為彼善於此然以愚觀之則其非地影者有三蓋先儒謂月借光於日信矣然既曰日入於地光自四旁射出為大地所礙故光照不遠而有是影則近上下弦前後月魄盡行在天去日不遠固無所礙矣而亦有是迹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一也又地在中隕然一大塊則其影之在月惟黯然一癡可也何至紛紛破碎而為桂為蟾為兔之狀乎若曰黑者地而白者水則水之下固有地也乃能透地而漾光乎況天不滿東西皆水而白者宜居其半矣胡乃黑白紛

錯交徧而又若有遠近濃淡之分者耶此其非地影者二也又月行于天或正或側當其體盈之候固莫定其弦之所向矣自其虧候而觀之宜其影也隨時轉移顛倒不常也今其痕迹乃悉隨月體定向不易又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三也然則其為何影乎日日火之情也火之體則極清月水之精也水之體則稍濁月中之影其渣滓之凝結者乎此千古不決之疑愚雖未敢以為必然然較之地影之說或猶近理也故詳辨之以俟知者擇焉陸文裕公深讀而善之又從而博辨曰道體之全三有神有化有物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麤跡也水內涵火內暗月中必有影日中亦然所謂渣滓之未盡者故日月不離於物也懷慶婁知縣樞謂二公之論未甚明白蓋月中有月影猶天上有天河也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知積氣中有光耀則知光耀中有積氣矣

金印古硯

楊五川南宮集中有月華硯銘引載金印古硯事曰昔景泰中吾東溪府君守安有二農夫偶耕於野得埋金焉詣州請平試問其狀曰始吾運鉏於田覺鏗然有聲者三視之方得石蓋去石而金見命洗土視之則古金印也其文爲壽亭侯印又命取石至則硯也府君乃歸其印於朝取其硯而償若直焉硯之在予家餘六十年載正德己卯孟秋十有二日記所謂東溪府君者卽通紀諸書所載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當時以其上於司馬書出爲安州知州者是也

楸葉膏法

楸葉膏須依法製之葛常之云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於後圃後政思其人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閒先人知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采其葉熬爲膏傅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憲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差者一醫

者教用楸葉膏傳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著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悖德康對山脫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之列讀者豈能了其意之所屬哉

江陵籍沒書

近時張江陵事議論紛紜田野老農豈識廟堂事偶見坊刻有翰林于慎行上月林邱少司寇樺書其言似公可爲他年作一案也行謹啓老伯榮差尚未獲面臺駕嚴裝啓行有日恐眾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出自皇上簡任事體重大恐有難處行在里子之末不揣輕微有所陳於左右以備采擇惟老伯垂聽焉生濫竽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覩其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禍深機結怨於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概而未易更僕數也

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誦其功而不敢言其過至於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矣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庶有惜之者至於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沒一事責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爲老伯陳之今上之所爲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當於外一則攷某某之故事而欲合符於前故致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卽籍而正法不已晚耶然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卽納金於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貲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老

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保保卽遣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扃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斃一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比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某某之事又不同矣何也某某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貨畢萃眾價具陳積蓄不貲固其宜也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則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爲沔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通關竊借者不過范登馮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其間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亦有限矣此九卿疏中所謂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憤結怨乃十倍于兩人執此而取盈故甚難也況其席藁二年豫爲

道地卽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某處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行以爲臺省公疏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人說同差中貴置馮璫勿談而以彼此不同之狀向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面奏爲上別白冀萬一開悟責望稍輕庶至彼中易於區處有以報命也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俳獯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一簪不得著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可爲酸楚也望於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爲之疏請於上以聚廬之居或爲之私諭有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爲_變郤之族而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又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又何望哉生行叨塵館局嘗遇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遇知己竊甚愧畏自屏於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遇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

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爲恨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區區之公願而亦使職之光也老伯其垂意焉謹啓

傳張敬修十三年五月十三日三更時自縊冤書備述上司欲坐以二百萬家貲之苦語語酸辛蓋于公之言亦不行也噫

論大獄

世宗欽明大獄錄事在丁亥九月余邑大理卿湯公沐以此罷斥後穆宗御極又因都御史龐尚鵬疏遂追恤罪斥諸臣前後矛盾余得項甌東公喬之論曰武定侯郭勳初鎮兩廣時正謙恭下士御史周公廣以事謫懷遠驛丞武定託求文厚施於周周堅卻之且有後議勳恨之他日誘其入門重撻二十縉紳聞之俱不能平也後馬子錄巡按山西有爲白蓮教張寅者善燒鍊武定素善之後聚黨數千人爲地方覺舉使坐以左道惑人之罪其何說之辭馬子以弘治中謀反脫逃李福達者卽張寅也遂以張寅卽李福達按以不軌而武定屬書至馬執書并奏武定謀爲不軌各道三

法司以周故方幸武定有罪欲成其獄勳夤緣無所不達聖上明知其非不軌也特升張羅峰掌都察院事升桂見山刑部尚書方西樵大理寺卿專爲平反此獄而前此三法司及各道緣此爲民去位將及百員而馬子錄謫戍廣西賓州竟死其地識者謂大獄之成固由武定爲張寅伸冤亦因縉紳爲周廣報復而周公廣不能見惡人以辟咎則實始作俑者一事之微幾至空人之國嗚呼是豈可獨歸之張羅峰哉可以爲戒矣此論在嘉靖壬子以前殆得情者也

瀛國公子

何文肅公喬新攷元順帝爲宋瀛國公之子而著天報宋祖仁厚之意此等議論卻不可少

教學字

教字卽是學字古文實同用教學效學俱只是一箇文字

閣臣小斷

王鳳洲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臣傳小斷野史氏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蠹於左右貂譬之衣若鶉結矣不有處者誰與彌縫嘉靖之初收渙爲萃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則冕與紀皆庶幾是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何霄壤幾也宏之初節內勁於權倖而外伸於奸藩不亦皦皦秋陽哉爲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爲調劑然再躡再起保功名於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變之略而無格心之本揆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揆地智殫力竭得死幸矣孚敬因機邁會一言拜相彊直自遂人主爲屈斯功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上下偪下東市之辱夫豈不幸耶嵩沾沾小技以順爲正內固主寵而外籠天下之利卽不有孽子寧毋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讐敵夔伯之地化爲秦楚徐高張申之所繇兆也階赤舄几几羔羊素絲嘉隆之際亦何下廷和哉惟其小

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拱剛復強伎幸其早敗雖小有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劫持天下器滿而驕羣少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傳乃鳳洲親筆草稿有一友館太倉得之攜以借錄於余冢孫者

異物不可食

項甌東私錄載李三洲廣東南海人問伊廣人食蛇信乎曰亦有食之者然有食之全家死毒者矣有某學生員出迎提學內有十數人在明倫堂伺候忽有一大蛇自梁上墜下諸生以爲奇取而烹之將熟忽報提學到諸生趨出有犬見鍋中火湧汁流地下飲之諸生至則犬死竈傍矣卽取其肉埋土中數日土上出一大木耳黑而嫩蓋毒氣所發也張鄧西因言某巡按過山中見木下有大木耳一朵甚嫩好以爲天花菜也取歸煮食之盡一盤卽入臥

房明日巳時尚未起書吏倒門而入止見骨頭一副其肉盡化爲水流滿牀下其毒一至於此因令人掘原山木下得大蛇如桶大燒之三洲又言蘄蛇亦有作酒飲之而死者曾見餘姚毛僉事旅櫬問其僕致死根因云止因一鄉官在湖廣寄一蘄蛇主人因有暗風疾卽浸酒飲之半月腦後發疽遂至不可救藥嘗聞有三人行路者渴甚入瓜園市一極大瓜共食之登時俱死瓜主掘其下得蛇如桶大斬之歷觀數事凡物異常者決不可輕食又廣東雷州府養濟院癩疾者數百其便溺多癩蟲雞食之答應官府者貪其價賤輒買以供官如此等類孝子仁人不可不知

潛溪詩文

正德甲戌南戶部尚書太原張公縉刻宋學士文集成序其後云潛溪前後集文粹出於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爲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首簡猶公手筆

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塘予購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與俱茲來總漕於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爲若干帙以公之於天下仁和郎瑛云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蔴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爲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遺落多矣按宋公親筆詩文皆落於張姓之手殆亦一大奇事然文以張顯詩以張晦卽一人之詩文而有幸有不幸如此安得更歸於好事者而與文並傳哉

以足代薪

雲間李豫亨云我松張澱山公判温州時與其配陸夫人之任夫人故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天色已冥勑甚欲少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問之見一老嫗方擁鑪一少婦方織絳聞叩門聲出迎公誠其下曰吾上任之辰在明日不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未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

未定嫗顧謂婦曰何不治茗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兩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亦羣聲大呼向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唯存空林而已夫人之次女卽庠友趙吾緣之外母時爲予言甚詳非妄

种英蘇冠

盧多遜門下士种英蘇冠多遜甚器愛之多遜旣得罪獨此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英改名放字明逸蘇改名易簡

治廣瘡

縣中陳某家有使女生廣瘡求醫於方上道人其方只用乾荷葉一味濃煎湯當茶日逐飲之盡量而止不過六七日卽愈矣親試驗甚又一當縣甲首者曾生廣瘡傳方上人方用麥母子草根搗汁和好酒同服卽愈其草須取竹中無露水者爲上

倭房公賦

倭房公賦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兀倭房出橫行一十三府擾亂天

日科舉纔罷而歲考直抵丹陽四府溶溶禍入宮牆起錢神樓開
銅臭閣滿載裝回狼吞鳥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眈眈焉逐逐焉
垂涎吐過真有似乎精魂失落驀起風波暴若祖龍厥腹虛空昧
若何虹目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沈醉酒色融融倏然發怒令人
慘悽一日之內一人之身而變詐不齊百金補廩鎮江李孫斗珠
入泮無錫周秦親家鄰友爲過財人米麥熒熒亂圈點也枷鎖擾
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膩苞苴行也批撻橫斜門子醉也雷霆乍驚
試案出也人人駭嘆漫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媼亦妍十目
所視而莫揜焉有不可聞者遺臭萬年此倭之行藏類市井之行
藏不畏天地之精英故其隔年預託親人渡水涉山訪儒生之富
貧夤緣其間不分玉石真材銷鑠怨氣邇迤道路聞之莫不歎惜
嗟乎皇上之心作養人材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奈何取
財盡錙銖棄士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朝爲失色之庸夫雲錦之
章霎時爲吞聲之啞啞案首賊私多於倉廩之粟粒家書包票等

於官店之帛縷德清光棍徧於直隸之城郭厥子受賂出於公庭
之招語使旁觀之人深可鄙而可怒倭房之心方益驕固謗海公
陷徐舉日本烈炬延燒南土嗚呼戕士類者倭房也可殺也護倭
房者何人也亦可殺也嗟夫使朝廷聽好人則足以拒倭倭不爲
督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誰得而被禍也科道不能明言
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遠播之是使野史之言而強於國史也
時萬曆十四年房學院竄浙江德清人通賄事露吳中士子作此
以譏之戒菴老人年已八十餘二殊駭時事之多變漫錄之儻不
卽下地他日展卷亦可一扼腕又有濫青衿文取四書中語依時
文體輾合成篇余惡其侮聖言也擲去不錄

時藝坊刻

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鈔
得鐙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
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荆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

與一姻家同刻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爲愆憑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字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

相牛法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筋欲橫也筋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疏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年一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屬頸也此草木子雜俎篇所載蓋從甯戚相牛經中節出而又附益之以便觀者

附治六畜諸病方

川烏

草烏

白芷

藜蘆

豬牙

阜角

各四兩

開湯花八兩

麝香一錢五分

阜角刺四兩

黃丹一兩

訶子六枚

綠豆粉一兩

風化石灰五錢

水牛一錢五分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藥於左鼻

四分

僧尼始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宿倡酗酒二戒

宿倡酗酒世之覆轍相尋而多未悟豈聖賢之訓微奧簡約故習而不察耶往閱侯布政一元集中有走筆戒弟書反覆曉譬頗饒名論讀之即登徒子便當回頭恨無藻筆不克爲高陽輩益友會有攜莫貢士雲卿所作酗酒戒示余者兩作固可並傳以砭沈酣惑溺之膏肓也雖老眼昏花不怯捉筆侯曰夫係蹶不解猛虎決蹠危疾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於身哲於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誨別於忍心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蹠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而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

而吳姝越豔智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止方李赤之惑於溷廁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豔飖芬者欲以區區之辨易其所見豈不難哉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未乎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爲流涕長歎而呼天也衢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鴆而不死者也古今以來獨一曹公奈何以不賞之軀天地所畀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是文而迺是行猶言斯人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爲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

立行大節不踰斯爲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妙絕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閒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弈秋九僚以一技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於及肩之牆不願託足嘗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於無言而或發於不得已則纏纏洋洋爲寒餒帛粟疲瘵鍼石卽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蟲秋蚓宜寫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蟲殫極侈靡淫泆如相如爲也今人固無相如卽有之吾亦不好文且如此况其行乎而聞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耶臨邛令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謬爲恭敬以相如壻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爲富人馴致以貲爲郎顯於漢廷按史如貲郎在未適臨邛之前此書故走筆未考耳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效其貲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

不爲也若爲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未
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無用之書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
雖失行猶爲身謀今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
其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溫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
之膏火乎雖同於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亾亦理也或曰膏雖竭我
能續之燎雖息吾能揚之商賈恃什一之利士大夫仰奉祿之進
而能文善遊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爲續膏繼明之術也悲夫吾
所爲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抒思竭精者寧爲區區一女子哉武王
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而詩
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有羨金餘帛何
不自置妖姬深宮自娛猶未決裂男子之坊解絕廉恥之維求之
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人河畔柳枝如林離
亭之泣如雨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衿復
結是何異蹴珍餌行道之中蒙袂者猶唾之而聰明之士顧甘心

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昧而不自
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眾而
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銖鎰而積之胠
篋而委之甘心效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主
者奴也左噬右搏得狐兔以效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術媚道
奴畜犬豕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惑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
閱亾其什一仕者失官亾其資財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
愛文君豈不謬哉吾觀今世文士類多虛名昨所觀其人歌詩草
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干和也
易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能過
李赤李赤詩賦固在乃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爲廁中蛆後
世士羞言之況若人者乎夫蜩鳩之翼難以圖高蜉蝣之衣難以
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
唾而與綢繆應和哉相如之事旣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顰

不可慕效姑效其倩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求鄒忌不信賓客之諛以其有勢勢移利盡雌黃隨變吾觀今世柬書相遺傾肝相示語卒未有不涉取求者也此其交游歸趨大體可觀矣不待交解於張公子而龍陽之情已暴於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機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拭塵邪魅畢燭刀刃發硎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之文明鄒泗之道以周南之窈窕易巴蜀之奔亾斯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莫曰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頌酒德盛言醉鄉之致於是張飲者赤幟晉諸名流入狗竇豕圈累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譏之夫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荆卿混迹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爲慕義輕生其殆狂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墟夷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吞聲假令諸君子能傾身

爲知己善謀慮終始則燕太子未必首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觸天下之謗口哉片語發憤不能自制甚哉乎酒之流生禍也大禹聖人也能卽始而見其所終故飲而甘之以著明戒後世子孫遂有如桀者以酒爲池使千人牛飲以樂嗟乎禹之聖而不能使酒之不爲桀也此可以省矣張君去華負雋異才頗數酣於德方其醉也狂悖癡暴過於季將軍而逮其醒也恬夷清穆藹然吉士然其飲也必醉而其悔也不果又少年負才則以爲立身榮名當在乎此耶噫其誤矣夫不解於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生滅德之咎卽晉諸賢彼所爲有託而逃其將以是辱身污行而幾免於禍者當以爲智而不以爲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避世者也畢茂世胡母輔之諸君之於酒也避亂者也荆卿之於酒也藏名者也灌夫蓋寬饒之於酒也憤世者也淳于生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之於酒也傲世者也張去華之於酒也襲古人之迹而不解於酒德者也吾今與去華約觴過五

行酒至一升面作赤色脣齒間覺灑然以甘腸胃間覺欣然以說則覆觴止酒以親命告於朋友之中其不聽者非良友也則於止酒也庶乎其可也否則莫生且斂衽而避舍席而逃吾寧從樂令諸君子游不欲附會荆卿蓋灌之徒而爲滅德之士已矣

導引保真法

王喬赤松古稱仙術修丹煉汞世有奇書然無補元真何羨雲丹五色苟有裨天本只求獨臥一牀故采納非工引申罔益敬錄數款銘茲座右則近取諸身法約而功倍行之日用力逸而可久又何必伯山甫之神方衛叔卿之異術耶 一靜坐將兩手指擊頭後枕骨九次以鳴天鼓 一用噓嗑呼吸各九次以調元氣 一叩齒三十六以集元神 一將兩手大指摩熱各拭眼二十四以啓元明 一將兩手大指摩熱拭鼻兩旁二十四以培元息 一將兩手摩熱擦兩耳腔二十四以達元聰 一將兩手摩熱摩面三十六以潤元顏 一將兩手順摩腰眼腎經二十四以固元精

一將兩手擦腳底湧泉穴左右交互各二十四以壯元力 一將兩肩脇肋大聳動三十六以運元筋 已上十件功完口中津液滋生卽用嗽滿分作三咽意期流入丹田以養元真

大度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老年拗拗

宋郭功父有老人十拗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裏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輒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煖不出寒卽出昔人稱爲切中老人之病余今年八十又加五矣近事遠事皆不能記獨喜與人訊問近事檢稗官小史閱遠事自少入試執題目牌下便能遠矚及今蠅頭細字燈下猶能辨之頗爲遠近無遺視二三十年前因喪子多哭今且不日人哭余余何哭耶笑時或有之未見睫下溼痕也黃昏進糜登牀酣寢直至日出偶一時聽雞

聲耳日中對典籍會心處輒手舞足蹈睡殊少也平日好陪客坐
卽少年與兒孫往還者喜與共几席步履雖不艱至百步外輒用
竹兜子不好行也每食必問爛否否必再煮惜子勤勤貧無儲惜
孫埋頭不挂綠大事碎事入耳或料理入手便推卻平生酒量多
不過三行見人飲則酣適淪茗惟以供飯後漱齒餘則畏其性寒
斂脣避之春秋挈子孫郊原一舒嘯冬夏惟斗室揮扇擁鑪而已
余老人其拗中之拗耶適有方外道人以相術自逞遽前余曰翁
肯以一布袍贈我我包翁有太公之壽余私忖曰豈余之年亦拗
耶退而書此爲好事者他年作一笑柄

遊月巖記

無錫顧涇陽憲成其制科文人稱之有攜其遊月巖記示余者
余細閱之卽古文辭亦吾郡荆川子後一人也錄之記曰予以歲
之九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三日經道州州大夫
張四可氏出謁予爲問訊濂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州可四十

里有月巖相傳以爲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余曰何如大夫曰
志言巖形如圓廡中可容數萬斛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
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
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晤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
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旣至厯崖而登下而就几少息焉徙
倚四顧奇石森列滿壁而是眉睫之間變幻紛沓應接不暇卽王
子猷山陰道中不知有此否哲菴曰吾聞諸志矣如走猊如伏犀
如龜蹒跚如鳳翱翔如龍蛇蜿蜒可謂筆端有畫予曰未盡也擬
爲之名卒不得其似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旣圓
且朗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故應有此已轉而
西尋卻而東所至輒伫立凝視遞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
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異之指其處呼余而
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余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
便欲乘雲而往攬濯纓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塵氛徐而從先生

乞太極圖也爲之徘徊者久之既而還坐其下左右薦觴觴到輒盡主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亶亶爾我俱失薄雨既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氤氳滿懷與人竊竊從傍言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地閒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起而歎曰美哉茲游也無物內礙忘矣無事外礙忘矣內外兩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於太極矣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輒自有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於茲巖之助豈少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爲迂也昔朱子疏大學格物之義謂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姚江王伯安非之曰奈何舍內而徇外由今觀之何者爲內何者爲外河之馬可以畫卦洛之龜可以斂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腐陳奇總歸神理人自爲閒隔耳伯安穎慧絕人而所見若此豈其偶未之思與吾於茲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非難實有之爲難今夫先生之稱主靜何也主者譬如家之有

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無非若羈旅之暫來暫去也吾儕幸徼須臾之暇探奇討勝回視膠膠擾擾之鄉迴若僊凡以故情暢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擾者交卒亦歸於膠膠擾擾而已夫焉得而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君故生長吳越閒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卽楚產乎家故赤壁之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先生如飢如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故目若爲之加明耳若爲之加聰心若爲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於斯取諸衣帶之閒而足且將狎之以爲故常漫不加省欲一幾希於灑然弗可得也雖日居其中與在膠膠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之所云靜者夫亦羈旅之倏來倏去而以言乎主靜恐不得如吾三人之居之去茲巖僅僅二千里或四千里而已也何謂悟哉二君稱善就余索主靜之訣余面壁不答有頃曰其試問諸月巖遂各盡一觴別去越七日還自永州爰籍其語而存之用自省焉兼以貽二君是歲萬曆十五年也

海棠

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日用糟水澆根下世謂海棠無香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余家有垂絲鐵梗二種垂絲者本大於斗枝高於屋開時足稱巨麗之觀每以不得相城翁圖之為恨

心齋論

王心齋良遺錄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斂牀之間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雍徹之譏皆孔子早年事也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門人一言遂各成黨況其下者乎學者須在微處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心也

俗學俗書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今俗學之通弊也肖立半存烏焉全舛誤脫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今俗書之通患也能勉強學問而免於俗學則俗書之弊無憂矣

蜀道表忠有本

蒯徹告高帝曰嗟乎冤哉烹也董仲舒士不遇賦曰嗚呼嗟乎遐哉邈矣太白蜀道難噫吁噓危乎高哉之句蓋有所本而世稱為獨造何也東坡表忠觀碑是效柳子厚壽州孝門銘初學信謝氏軌範之說動曰本史記沿襲之難破每每如此

全孝圖說

德園虞淳熙浙江右衛人全孝圖并說

全

細

士中官附

釋氏

日

護

禽獸

孝

乾火渾敦氏天子山川四夷水軒

月

饗

草木

老氏

兒

長

庶人女子附

圖

圖

圖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孕也約以從老從子之象太虛為老能孳萌為子太虛為老三才萬物為子乾為老坤順承為子乾坤為老六子為子乾坤為老日月五行民物為子日為老月受光為子日月為老五行民物為子五行生我為老我生為子山祖脈為老胎育為子川源為老委為子五行為老渾敦氏為子渾敦氏為老人為子二氏父母為老二氏為子兆人父母為老兆人為子四夷父母為老四夷為子五等之貴者為老賤者為子禽獸草木各有牝牡雌雄雖胎化不同而生者為老受生者為子以老孚子以子承老無物非孝也援神契曰孝在混沌之中曾子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規也人言釋老超出太虛不拜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超即與同體能不孳萌而為孝乎作全孝圖說

俞似詩

莫遣鞬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轉食膠膠擾擾間林皋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屐管領東南到處山此宋廣州鈐轄俞似作

正學詩

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

孟勞白撰

孟勞魯之寶刀

穀梁傳注

白撰貨貝名

平準書

花茄別名

木槿花即佛桑花出黎州巒嶺簷葡萄花即梔子花陶隱居云其花

剪刀六出刻房七道胡茄俗名也即曼陀羅花

一云佛桑花枝葉類江南槿樹花類

中州芍藥王雨舟云橫州人呼佛桑為牡丹更可笑有深紅深紫淺紅淡紅數種剪插於土即活

浙場中卷

萬曆辛卯科浙江鄉試主考為九我李公廷機同考經房有杭州

府推官吳炯當呈卷之時辭色甚不遜於主考李公怒之因索其房落卷親閱遂摘出一奇卷批中吳曉曉爭駁且悍然欲束卷解職出場李公不顧命署於別房中第六十四名拆出乃寧波府學生陳恪也先是初場完後都臺常公居敬索堪中魁元卷於學道李公同芳學道取兩卷上呈其一卽陳恪使吳不忤於主考則落卷何由見賞哉而學道之擬送者亦當失色矣又有嘉興李日華初場已抹壞因中式中論不堪刻程特拔其論竄數語刻之錄中寘之第九十名榜末云觀陳李二君之得雋場中信有天命在不可強也余邑舊父母葵南胡公士鼈爲杭郡守是時與場事親對余冢孫說胡公又謂論語程文末比過接二句是李公采其所商榷者蓋李公本與胡公舊識而李公館於余郡董君言詩家正其令余邑時也交往最莫逆而是科又相值於杭同場事亦異數云

當行利人事

宋大觀中有士人買靴於鋪翁見其父葬時一靴怪問其故鋪翁云官員攜來修者候之來者果士人父士人拜不顧取靴而去士人追逐數里泣呼求教言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士人遂往謁繁因問何以爲幽冥所重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後或一或二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蹋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遇人渴予與杯水如此類者隨事而利之無貴賤可行也元時王紹文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妄發夫利人濟物幽明一轍而今之子弟往往好行小慧以滷怖人爲快者獨何心哉

薦亾之誕

余得宋刻鬼董一書中有論十王薦亾兩條可開世惑者特揭而出之一云佛言珍魔羅蓋主捺落迦者止一珍魔羅王耳閻羅蓋珍魔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於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佛所舉三千大

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贍部特素訶之一洲極東南際於一世
界不啻於太倉之稊米泰山之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
之其統攝大矣泰山奈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神王四天
下蓋人而幾於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概列於十王其餘名號如宋
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
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疏密之懸絕耶當是僧徒爲此以惑愚民
耳一云老子見推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無爲爲宗
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蓋有妻妾矣而又嘗仕周其
在四民之中亦士耳特所尚者不同非於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
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蝟毛未嘗稱老子況於三清十極之說哉祭
醮符籙始於張道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迺自託於老子
以神其書實於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其設
爲三宮九府仙官將吏以罔民耶薦亾一門不在洞玄洞神洞真
之科最爲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佛本不言薦亾後人設爲

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人之厚因而倣焉蓋又張寇二師所
不道也

朝鮮國王咨

朝鮮國王爲謝恩事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陪臣李裕仍齋
捧敕諭回還欽蒙聖恩特賜銀兩綵幣欽此除欽依祇受外差陪
臣刑曹參判申黠齋領表文禮物赴京進謝并齋慈聖宣文明肅
皇太后陛下進獻禮物前去今將禮物開坐合行移咨請照驗聞
奏施行須至咨者 一紅細苳布一十四匹 白細苳布一十四匹
黑細麻布二十四匹 滿花蓆一十張 雜綵花蓆一十張 右咨
禮部 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日 右朝鮮國王咨借觀於常熟
趙吏侍定宇家者年月處大朱文印其文乃朝鮮國王之印六字
是朝廷所賜金印後一大咨字下有花押字極楷而精紙極厚幾
一分光色瑩然外金漆木匣盛之

端簡公訓子語

鄭尚書淡泉公訓子履淳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卽相淮陰一出卽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此嘉靖壬戌冬所訓最是名言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原是南陽誠子者

戒菴老人漫筆卷八

利城蓋有李先生云先生名誦字原德有道君子也號戒菴老人名所著書曰漫筆漫筆者不以品列不以類分不以甲乙次第爲先後隨事輒紀隨紀輒書故云漫其書浩汗縱橫闔闢變幻鴻纖幽顯靡所不有不獨成一家之言且也該眾作之奧此之爲書沈沈者哉蓋不博古者不曙千秋不通今者不鏡當代不語大隘而不廣不語細疏而弗當不明經不窮列聖淵源不閱史不識古今治亂不譚詞賦風雅道衰不探名理精微統絕不該覽不淹通不蒐羅不閱肆不論俗不知萬姓之隱不述怪不窺六合之外不談諧不玩世不神仙不消搖不表忠貞人倫不顯不載兇俠禱机遁藏故皇農羲昊以博古廟謨野乘以通今四方上下以語大男女居室以語細詩書禮樂以明經累朝歷國以閱史雕龍纂組而談詞賦道德性命而探名理邱墳汲冢醫卜農圃而該覽天人王霸窮髮鬼夷而蒐羅街談市諺風土歲時而語俗牛鬼蛇神豕立石言而述怪射覆滑稽談言微中而談諧飲食冲舉驂鸞馭鶴而神

仙皎日秋霜糜軀碎骨而表忠貞隱隱暴行惡貫幽明而載兇俠
斯非所謂可喜可愕可憤可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耶足以代
董狐之筆應所忠之求矣馬遷采七十二家言而成史記異時天
子開石渠虎觀詔諸儒撰一代正史是編寧能舍旃先生少游郡
學試必高等七應都試悉報罷晚入南雍一謁選人卽棄去舊知
居要津者絕不交通或欲式廬亦避匿有司往往勸駕稽顙稱主
臣而已踐更租庸先期而辦曰我寧往役不往見也歷年八十八
始卒故自名老人嗟乎奈何不獲齒於國老庶老之列祖割獻醕
授几與杖以贊休明至理乃終老田間汶汶而沒此非有司之過
與屬余序者諸孫如一昔名鶚翀今以字行亦有文能繩祖武者
也太原王穉登撰

跋

美幼時嘗侍先外大父近復公側見其著述累千萬言合古今藏
書疊窗堆置不見天日乙酉以土兵之亂書倉灰燼令人撫髀增
慨今春中表弟汝集出友人處所獲故家藏漫筆示余特復梓之
以永不朽梓成汝集且喜且泣顧謂余曰吾家藏書盡廢手澤幸
於是存焉余乃喟然曰信乎人以文傳而文之傳又賴於賢子孫
也昔外大父以是編付梓人實揚先烈今其生平著述與藏書俱
散而不可復覓是編爲戒菴公所著而校訂記跋實出外大父兩
世手澤凜凜若新斯舉也溫公獨樂園眼前可得何必先投束脩
羊哉不但戒菴公藉以不朽而外大父亦可少慰矣千百世後讀
其書彷彿其音容者不知屬誰氏也時順治五年戊子九月九日
海虞外孫錢裔美百拜謹識

右戒菴漫筆八卷明李詡撰詡字厚德江陰人諸生坎坷不遇年八十餘而卒厚德蚤歲課業必記旁及奇聞異見晚乃記歲月陰晴里閤人事每於披閱所得目前所傳無論篇章繁簡隨筆簡端自署曰戒菴老人漫筆積成數冊萬曆丁酉其孫如一爲之刊行附藏說小萃之後王百穀序之 國朝順治五年元孫成之又刊於世德堂今刊本亦寥寥矣是書雜志朝野掌故詩文瑣語時近小說家誠不免 提要所譏然如 提要所舉各條外如辨天祿閣外史之僞辨容齋隨筆之誤辨元史速不台雪不台完者都完者拔都二傳爲一人辨唐詩鼓吹誤收宋胡文恭詩又倪雲林與張藻仲第二柬清閤閣集未收記茅山顏魯公四面碑張從申三絕碑可見明萬曆時尚完整記嘉靖閒江陰出唐大中宋德祐兩墓志皆足以資考證惟鐵椎銘以爲宋翰林學士王文炳作此銘頌王著擊阿合馬事事在至元十九年而以爲宋學士則誤矣光緒丁酉上巳日武進盛宣懷跋

重刻漫筆跋

先高祖戒菴公篤學力行少補博士晚游成均每究心時務精研理學綜核經史馳騁百家一一親爲刪訂參以心得而彙爲崇帙皆其壯時事也晚年更博極羣書凡耳目覩記輒捉筆識之不分古今不別事類久而成編題曰老人漫筆先大父近復公刊之藏說小萃中盛行於世久矣嗚呼余高祖之著述可云繁富悉朽蠹於敝篋中而僅畱遺迹於此亦何異泰山片石滄海勺波乎哉竊念余高祖攻苦畢生不獲食報逮至忠毅公始以文章氣節顯何公之見知於世者小而天之報公若是其遲耶先大父近復公雅志刪述雖困於膠序而得失不以介懷凡諸懸之國門藏之名山者靡不殫力羅致卽鄉邦文獻與夫古刻法書斷碑遺碣有一字繫先代者皆搜羅恐後至吳越藏書家不遠千百里求之一時賈人射利者亦奔集如鶩自輯有友鄉錄禮記輯正等書因卷帙浩繁未遑付之梨棗所作文章詩賦亦如之不意乙酉秋里中乘易

代之變盜賊四起烽煙滿目余兄與姪盡遭慘禍而數世藏書悉歸烏有嗚呼其積之也窮一生之力歷數傳之久祖孫相繼而不足其散也則委之泥沙鬻之坊市或歸他人之几案而余竟無從購其隻字遺篇豈不痛哉夫子孫不能讀祖父之書甚至祖父所續述者亦一朝而散失其何顏以立於世耶近於友人家得觀藏說小萃悲喜交集捧而讀之如接高祖大父之音容奚但手澤是存已也亟取錄之恨絀於力不能悉梓先將漫筆重鐫以垂永久庶高祖晚年輯綴不至湮滅無聞乎卷中附識一二仍補祖筆之所未備非敢妄有裒益也得月樓書雖盡亾其書目幸存於家季將俟刻之聊志先大父彙集之苦心云立孫成之百拜識

